

舉目望天 · 舉目望田

舉目

第
61
期

基督徒的公民本分

赤腳政治學

山下之城

——基督徒與世俗政治

新俠客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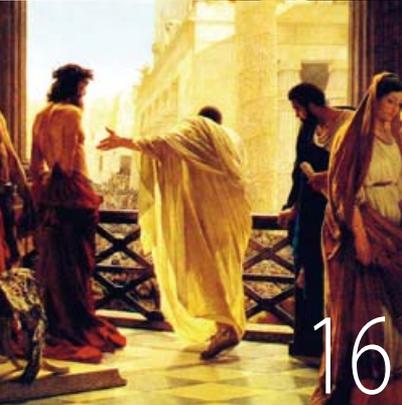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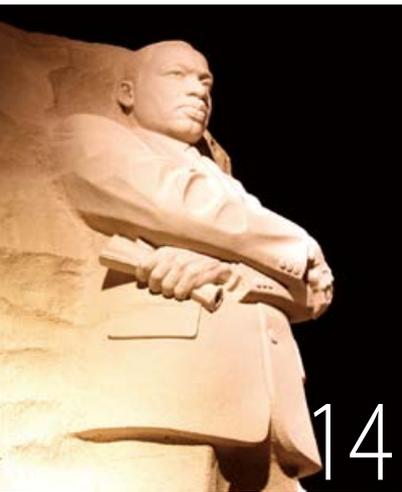
當青春無敵遇上老謀深算

——90後事工的陣痛

陰霾過後

——教會中自殺的反思

目錄



主題文章

3 基督徒的公民本分 ■ 陳宗清

年輕時我矢志跟隨耶穌，“不食人間煙火”……但過去近 28 年，我對“政教關係”的問題產生不少反思，導致我的看法與當初有很大的差異。

6 刺穿基督的心——當我們不關心政治時 ■ 范學德

基督徒必須有勇氣去面對真實的社會生活。不關心政治，這恰恰也是一種政治，且是專制者最歡迎的一種政治。

9 上限與下限——基督徒該如何關心政治？ ■ 于明捷

從事政治的基督徒，有 2 個至關重要的原則：不能貪戀政治、不能忘記基督徒的政治理想。

12 赤腳政治學 ■ 王敏俐

我讀研的時候，在德國國會裡實習，德國的議員從來不單槍匹馬，在媒體前面搶鋒頭……

14 山下之城——基督徒與世俗政治 ■ 臨風

馬丁·路德·金牧師說：“公正的法律與人的道德律相符，也與上帝的法則相符。不公正的法律，是與道德律不相稱的。”

透視篇

18 [生活與信仰] 新俠客行 ■ 捲毛燕

我埋怨上帝：失而復得的見證不勝枚舉，為什麼唯獨我的聖經找不著呢？

20 [生活與信仰] 我買不起您的門票 ■ 耶利米

究竟上帝的祝福是讓人富有，還是貧窮？上帝更保佑富人，還是窮人？這些問題我一直想不通……

21 [生活與信仰] 一封神學院新鮮人的信 ■ 徐海明

神學院的一位同學告訴我，開學第一週，她把幾門課交作業的時間，一一標完在日曆上，就哭了。

22 [時代廣場] 本篤十六世的退位及教皇的歷史 ■ 賀宗寧

教皇本篤 16 世於 2013 年 2 月 28 日正式退位。這引起不小的波瀾，因為教皇是終生制。

24 [職場倫理] 價值觀與事奉 ■ 慶子

“好啦！好啦！！就拿你 50 吧！”我只好回頭付賬，心裡已知上了當！回到旅館還讓同學調侃了一番“哎呀！這跟我在 Open Market 看到的一模一樣，才賣 15 元！”

事奉篇

28 [校園與海歸] 當青春無敵遇上老謀深算——90 後事工的陣痛 ■ 王星然

江山輩人才出，20 年後，又一群青春無敵的熱血同工興起。現在，換成郭長老（郭弟兄此時已晉升為長老）接受挑戰了。教會裡，不知是否又一場風雨……

- 32 **[教會論壇]** 陰霾過後——教會中自殺的反思 ■ 逢生
張弟兄自殺的消息，很快在教會裡傳開。有人反省自己從來沒有關心過他，有人質疑牧者有沒有盡到責任，有人批評教會的牧養系統不夠完備……王牧師聽到這些，真是痛上加痛。
- 35 **[教會論壇]** 走出抑鬱的低谷 ■ 秦文娟、徐理強
我不明白的是：為什麼當年一連串的打擊，我可以靠著上帝安然度過，沒有得抑鬱症，現在卻無法超越？
- 39 **[教會論壇]** 聖靈乎？人為乎？ ■ 饒孝柏
我們都渴慕被聖靈充滿、服事滿有聖靈的能力。不過，如何分辨是“追求真理”，還是“渴慕現象”？
- 43 **[教會論壇]** E 時代的靈修實踐 ■ 新民
自從擁有 iPad 與 iPhone 之後，發現網路聖經有很豐富的靈修資源……

成長篇

- 44 **[教會史話]** 中國教會 60 年 (五)：雜草叢生 ■ 謝文郁
1994 年，出版了《基督教哲學 1500 年》。大家好像發現了新大陸：原來基督教還有這麼豐富的思想資源！
- 48 **[聖經信息]** 在那榮耀的地方——解讀《啟示錄》22 章：1-5 ■ 沙偉互
幾千年來，無論是透過哲學還是宗教的方式，人們一直尋找著最終的歸宿。新天新地，是人心中一直渴想的家。
- 51 **[好書推介]** 讀《三過幽谷》 ■ 羽軒
相繼失去了先生和 3 個孩子的經歷，卻成了她在教會、家庭聚會和退修會上的見證。
- 52 **[見證]** 愛在冬天 ■ 一粒塵埃
守候中的單身姊妹，都會有這樣的軟弱：如果上帝一直沒有為我預備弟兄，怎麼辦？

-
- 23 **[讀者來函]** 牆 ■ D.R.
- 17 **[搏君一燦]** 【漫畫】你在哪一邊？ ■ 蔡頌輝
- 38 **[搏君一燦]** 牧師與穆斯林 ■ 炎言
- 封三 **[詩想聖經人物]** 被拿的婦人·聖殿所羅門廊下 ■ 張子翎



編者的話

政治，為“管理眾人的事”，自古就是影響教會如何為主作見證的重要因素。有政治權柄的基督徒，需要仰望上帝，好使自己有行使公義的智慧（參《箴》8：15-16）；無政治權柄的基督徒，也有必要了解政治，並為政治參與者，懇求、禱告、代求與祝謝（參《提前》2：1-2）。

本期《舉目》陳宗清說明教會要在世上作光作鹽，一定得涉足政治。范學德補充，政治如文化、信仰，是信徒當去影響的生活層面之一。于明捷提醒基督徒若參與政治，目標在追求人的尊嚴與社會的公義。王敏俐舉摩西與約書亞為例，闡明基督徒政治領袖首在放棄自己的主權，才能將這個世代“帶入”合乎聖經的世界觀裡。臨風則強調，聖徒要以謙卑來發揮政治影響力，以謀求人類社會共同的善、正義和福祉。

王星然寫了一個故事，描述因時代轉換而影響到學生事工方式的選擇時，竟然在教會中也發生政治（權力）鬥爭；而謝文郁續寫大陸政權改變之後，中國教會的第5個10年，即90年代的中國，因政治的變動而進入中國家庭教會大發展的時代。

顯然，透過《舉目》雜誌作者們的書寫，反映出21世紀的華人教會，逐漸脫離對政治的畏懼、疏離或反感，尋求更積極全面的福音影響力，並更誠實、坦然與勇敢地面對教會內部不完美的政治運作。

雙月刊 第61期 2013年5月 Issue 61, May, 2013 Vol. 13/No.3

舉目

出版者 海外校園機構
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, Inc.
1753 Cabrillo Ave., Torrance, CA 90501, U.S.A.
電話 (310) 328-8200 傳真 (310) 328-8207
網址 <http://behold.oc.org>
([海外校園機構] 網址: www.oc.org)
電郵 editorial@oc.org (投稿)
order@oc.org (索閱)

BEHOLD (USPS No.019975, ISSN#1536-2676) is published bi-monthly by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, Inc. 1753 Cabrillo Ave., Torrance, CA 90501, U.S.A. Tel: (310)328-8200, Fax: (310)328-8207 Periodicals postage is paid at Torrance, California. POSTMASTER: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OCM, 1753 Cabrillo Ave., Torrance, CA 90501.
Director: Gary Hua **Chief Editor:** Joanna Su

總幹事 華欣
執行編輯 談妮
編輯助理 劉鳳、李艾
主編 鄭期英
編輯 施瑋、蔡越、彭金鳳
美術編輯 楊順華

•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，文責作者自負，其立場不一定代表本刊。
• 本刊保留所有文章及圖片版權，歡迎轉載，請先來信通知。
• 若需本刊索閱單，請複印本期第56頁。

基督徒的 公民本分

年輕時我矢志跟隨耶穌，當時正值 20 世紀 60 年代末，台灣講國語的正統教會，受復興主義和敬虔主義的影響，一致主張正確追求的目標即是成為“屬靈人”，而屬靈人的特徵大概就是熟悉聖經、不愛世界（或解讀為“不食人間煙火”）、熱心傳福音、全然為主而活等。由於受基要主義神學觀的支配，任何社會關懷或參與政治的行動，都可能被視為“偏離正道”，有違重要屬靈原則，並且恐與美國 20 世紀初期饒申布士（Walter Rauschenbusch）所倡導的“社會福音派”掛鉤。

過去近 28 年，我旅居美國，親自經歷美國基督教界對政治的分歧反應，目睹基督教右派（the Christian Right）與左派（the Christian Left）的對立與爭辯，這些都使我對“政教關係”的問題產生不少反思，導致我的看法與當初有很大的差異（註 1）。

持平而論，這兩大陣營都有不少偏差和危機。前者過分依賴政治權力，並把對手“妖魔化”，而後者容易把社會公平列為基督徒首要目標，在聖經真理上妥協。

教會無法迴避政治

若“政治”如中國革命先驅孫文所言，是“管理眾人的事”（註 2），那麼，政治所管轄的領域必然與教會有關。反之，教會要在世上作光作鹽，一定得涉足政治。

第一世紀耶路撒冷的教會，面對官府禁止使徒奉耶穌的名傳道，必須對此羅馬法規作出回應——聽從法規以致不聽從上帝，是不合理的（參《徒》

4 章）。由此可見，教會一誕生，馬上就觸及“政治”。

在美國加州聖地亞哥近郊的 Shadow Mountain 社區教會，為一保守的福音派大型教會。大衛·耶利米（David Jeremiah）牧師於 2012 年 10 月 28 日主日崇拜時，傳講了一篇有關“總統選舉”的信息，雖然他表達的方式完全是從聖經的觀點出發，勸勉會眾選出一位理念最接近聖經真理的候選人。可是，就其內容和主旨而言，耶利米的講道大膽直接地闖入炙熱的選戰風雲。換言之，他是“利用教會的資源”，鼓勵基督徒積極投身政治活動。

自 1861 至 1865 年，美國發生內戰，起因即是“奴隸問題”。19 世紀時，美國南部 15 州的棉花田，依靠從非洲買來的黑奴耕種，因而堅持奴隸制度。1830 年中期就有牧師反對這種制度：長老會牧師拉傑爾（Elijah Lovejoy）甚至於 1837 年為此犧牲了生命。倘若你我活在那個時代，處在同樣的環境中，當讀到聖經的教訓：“要愛人如己”（參《可》12：31），焉能在教會中閉口不談此敏感議題？



Elijah Lovejoy (1802-1837)

錯誤觀念背後的原因

聞名的新約學者，亦是系統神學的暢銷書作者古德恩（Wayne Grudem），在其鉅著《從聖經看政治：按經文亮光看當今政治議題大全》中指出，教

會只傳福音而完全摒除政治，是錯謬的。他分析出這種錯謬的原因：

1. 對福音與神國度的狹隘理解；
2. 不認為整全的福音應包括社會的轉變；
3. 完全忽視與政治相關的聖經教訓，例如：《羅》13：1-7、《彼前》2：13-14、《創》9：5-6、《賽》13至23章等；
4. 誤會上帝把基督徒留在世上的目的；
5. 不明白上帝同時用教會和政府來抑止邪惡；
6. 不知道基督徒曾在歷史上積極地影響政府；
7. 對教會遭逼迫作片面解讀；
8. 以為參與政治會使我們轉離傳福音的任務（註3）。

傳統上趨於保守的華人教會，是否或多或少落入了以上所提的偏差？特別是第一點與第二點。由於華人社會的基督徒總是極少數，所以教會向來強調“傳福音救靈魂”的重要。宋尚節是20世紀30年代最有影響力的華人佈道家，他曾寫一首短詩：“東也空，西也空，南也空，北也空；凡事都是空，救人獨不空。”（註4）這一類觀念使得社會關懷與政治參與被視為無關緊要，甚而被認為會淡化並減弱教會傳福音的力量。

南加州基要派的教會領袖麥克亞瑟（John MacArthur）認為，我們對政府的關注或參與，和基督國度的擴展並無實質上的關聯（註5）。然而，朝鮮和韓國的情形卻成為這樣論點的當頭棒喝。過去60年來，數以百萬的朝鮮民眾一生至死都未聽過福音，但反觀韓國，由於容許傳教自由，教會蓬勃興盛，且差派了2萬5千名宣教士到世界各地。怎麼能說，政治的良窳與上帝的國度毫無關係呢？

目前爭論的焦點

過去40年來，美國基督徒中間的爭論焦點在右派與左派的立場。所謂基督徒右派，是指那些企

圖把聖經的真理或理想帶入政治圈，使一切違反聖經真理的行為都變成非法（註6）。他們積極運用教會的資源來達成政治的目的。基督徒左派則是強調社會公義與公平，竭盡心力使社會弱勢群體（包括窮人、移民、少數族裔、婦女、同性戀者、及缺乏照顧的人）獲得妥善的保障（註7）。這兩派的人士經常互相攻訐，再加上自由派人士在社會與政治圈的力量，他們都試圖主導文化的走向，這也就是美國所謂的“文化戰爭”。

因此，今天的問題不是基督徒是否要參與政治，而是應當如何參與。

許多教會領袖認為，他們有責任確立一些合乎聖經的參與政治之規範與原則。改革宗神學家何頓（Michael Horton）指出，基督徒如果將道德原則強加在非基督徒身上，藉此來限制其生意，或威脅要打敗對方，那麼，上帝的兒女如何能向非基督徒作見證，贏得他們歸主？（註8）從80年代以來，試圖在政治上取得優勢的各種基督徒組織與運動，不斷出現，如雨後春筍，然而從整體來看，美國的教會卻似乎愈來愈軟弱。“文化戰爭”的確出現了嚴重的弊端。

因此，今天的問題不是基督徒是否要參與政治，而是應當如何參與。許多教會領袖認為，他們有責任確立一些合乎聖經的參與政治之規範與原則。改革宗神學家何頓（Michael Horton）指出，基督徒如果將道德原則強加在非基督徒身上，藉此來限制其生意，或威脅要打敗對方，那麼，上帝的兒女如何能向非基督徒作見證，贏得他們歸主？（註8）從80年代以來，試圖在政治上取得優勢的各種基督徒組織與運動，不斷出現，如雨後春筍，然而從整體來看，美國的教會卻似乎愈來愈軟弱。“文化戰爭”的確出現了嚴重的弊端。

教會歷史的榜樣與殷鑒

查考教會歷史，不難發現基督徒曾因著積極參與政治而帶給教會祝福。最有名的例子，應算18世紀末威伯福斯所推動的改革，他和志同道合的基督徒組織“克拉朋聯盟”（Clapham Sect），以廢除奴隸販賣制度為目標，共同抗拒當時因販奴而獲高利潤的商人和國會議員。

古德恩寫道：“締造英國的大憲章（1215）、美國的獨立宣言（1776）與憲法（1878）的人中，好些是極富影響力的基督徒，其內容受基督徒思想極大的影響。這3份全球政治史上最重要的文獻，



Nathan Chang 攝

對於政府功能的基本理念，都顯示出基督教明顯的特色。‘只需傳福音，不必顧政治’的觀點，必不會產生英美政府的這些基本理念。”（註 9）

反之，我們也從歷史上看到，教會因著無知而被野心勃勃的政治家所利用，帶給人類不少禍害。1930 年代，德國的路德會擁護希特勒的領導，以致這位兇狠跋扈的獨裁者，有機會取得德國最高的權位，發動對歐洲的侵略，最後造成上千萬人無辜死亡。

必須掌握的原則

鑒於過去美國基督徒當中出現“文化戰爭”的問題，漢特（James Davison Hunter）在 2010 年出版《改變世界》（*To Change the World*）一書，提出了木鐸般的警告，他的建言值得我們留意。漢特強調，美國的文化戰爭常流於政治權力的鬥爭，因而他主張，應當用“活出真理”（faithful presence）為原則，來取代“救贖文化”或“改變世界”。

漢特以為，太過關注政治權力，會忽略社會權利對於日常關係和社會機制的影響。他指出，耶穌運用社會權利時，呈現 4 種特色。第一，祂的權利是延伸的（derivative），出自祂與天父親密的關係以及完全的順服。第二，祂的權利是謙卑的，拒絕地位與名聲等特權，並以喜樂面對羞辱。第三，祂的權利是富同情心的，為所有人的好處著想，並不只是單顧信徒群體。第四，祂的權利是不勉強人的，為對立的人祝福而非咒詛，祂與撒瑪利亞人和羅馬人的應對，便是如此（註 10）。

20 世紀福音派的代言人約翰·斯托得（John Stott），早年在英國的社會中，經歷制度的不公所帶來的問題。因此，他牧養教會時，極力主張“社會關懷”的議題。並且認為，“傳福音”與“社會關懷”應該是“夥伴”（partner）（註 11）。教會既強調“整全福音”，對人群的關注，就應該是身、心、靈全方位。當執政者的政策明顯與聖經真理違背時，基督徒必須挺身而出，表明立場。

然而，不少經濟的政策與法令，無法直接從聖經中去判斷是與非，在這一類模糊與彈性的地帶，必須去尊重和包容不同的觀點。

在現今的民主國家中，不同的政黨中都有基督徒，故用教會的名義去支持任何政黨，一定會產生問題，實為不智之舉。

“福音使命”和“文化使命”都是聖經清楚的教訓，不可偏廢。然而，對個別基督徒而言，上帝給各人的負擔和使命不盡相同。在歷史上，我們的確看見，上帝呼召一些人，用一生的時間投入政治的改革；但傳道人不去努力傳福音，卻把精力和時間傾注於政治活動，則有辱蒙召的使命，無法向上帝交帳。

總之，基督徒必須盡公民的本分，按照個人資源，對政治事務進行充分的認識，以求作出正確判斷。我們也必須忠心為執政者代禱，並參與投票選舉。有些人蒙上帝特別引導，藉著書寫或加入政黨工作等，發揮政治影響力。但基督徒所提的建議，應當以道德來折服人，即，透過禱告，求上帝賜下合適的理由，以贏取持不同意見的人。 ◆

註：

1. 20 世紀 90 年代初期，我在南加州一間華人教會牧會，同時也是基督教聯盟（Christian Coalition）的會員。此機構的創辦人，是基督教右派的領軍人 Pat Roberson。故我十分熟悉他們的一些政治操作。
2. 孫文在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第一講中作此說明。
3. Wayne Grudem, *Politics According to the Bible*, 2010, p. 45-53.
4. 舒邦鐸，《懷念宋尚節》，p. 60。
5. Wayne Grudem，同前，p. 44。
6. James D. Hunter, *To Change the World*, 2010, p. 111-131.
7. 同前，p. 132-149。
8. Michael S. Horton, *Beyond Culture Wars*, 1995, p. 26-39.
9. Wayne Grudem，同前，p. 50。
10. Christopher Benson, “Faithful Presence,” *Christianity Today*, May 2010, p. 33.
11. John Stott, *Christian Mission in the Modern World*, 1975, p. 27.

作者為恩福文化宣教使團會長。

刺穿基督的心

——當我們不關心政治時

范學德

談到政治，有的基督徒就說：信仰與政治不能混為一談！基督徒不要談政治！在他們心目中，政治是政治家和從事政治活動的人的事。基督徒不但不可關心，反而應該離的遠遠，最好是嘴上不談，心裡不想，這樣，才屬靈。

但人是什麼呢？除了有靈性，貴為“萬物之靈”之外，是不是還有別的特性？比如，社會性，理性，等等。雖然關於人的界定千奇百怪，但總有一些定義為大家所熟悉、接受。比如，人是社會的動物。

亞里士多德寫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《政治學》，提出一個非常著名的定義：“人類自然是趨向於城邦生活的動物（人類在本性上，也正是一個政治動物）。”人，不可能離開社會（政治）而存在、生活。

魯迅挖苦過那些“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裡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，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做離開戰鬥而獨立，生在現在而要做給將來的作品，這樣的人，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，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。要做這樣的人，恰如用自己的手拔著頭髮，要離開地球一樣，他離不開，焦躁著……”（魯迅《論“第三種人”》）。生活在政治性的社會中，卻不關心政治，和魯迅這番話也沒多大區別。

基督徒必須有勇氣去面對真實的社會生活。不關心政治，這恰恰也是一種政治，且是專制者最歡迎的一種政治，即犬儒主義的政治。

其實，只要不自欺欺人，誰都會明白，古今中外的專制政體中，宗教，或者說信仰，本身就是一個政治問題。如果你沒有選擇相信統治者的信仰，

你就是在挑戰統治者“領導一切”的能力，而這是不允許被挑戰的。

因此，在這樣的國家中，基督徒的信仰本身，就是一種反現行政治的政治行為，本質上是要被消滅的。

1968年前後，張春橋宣稱：“我們在一夜之間，消滅了上海地區所有的宗教，徹底摧毀了帝國主義在上海的反動文化堡壘。”過了不久，江青在大會上明確地宣佈：“在中國，宗教已進入了歷史博物館。”

寫到這裡，笑了，江青挺可愛的，對吧？要是在平時，她的丈夫及同志，絕不會這麼坦率。他們會一本正經地說：我們這裡有信仰自由。你看，都寫到憲法裡了。其實，他們在骨子裡，和江青的想法一模一樣——徹底消滅所有的宗教，把它們都送進歷史博物館中，然後，再把博物館炸掉。

這恐怕不能歸結為他們個人的愛好、興趣或者偏執，而是制度使然。在他們追求的、由馬克思和列寧確定的共產主義社會中（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社會低級階段），宗教是要消亡的。文化大革命，只是把這種制度及其理念，更激進地表現出來而已——用暴力促進其消亡。

50年代初期，王明道發出了“我們是為了信仰”的呼聲。政府的應對措施是：批判、逮捕並監



禁。其實，他們大可旗幟鮮明地回敬王一句：“我們是爲了領導一切！”

要害，就在這裡。在這裡，政治決定一切，政治就是一切，一切都是政治。

70年代末期，已經改革開放了。我上大學，學哲學。那時候，戴個墨鏡（俗稱“蛤蟆鏡”），穿的褲子褲腿長點、寬點（俗稱“喇叭褲”），都是政治問題，是受了西方腐朽、沒落的資產階級文化的影響。

二

說了半天，到底什麼是政治？天哪，又得弄定義了。而一說到定義，尤其是政治這大字眼，肯定是眾說紛紜。有人整理過“文化”的定義，著名的有四、五十個，不著名的還不算。由此可以想像，政治的定義也一定“堆積如山”。

也許，從頭開始比較容易——

“政治”一詞出自希臘。從一開始，它就是指城邦中的統治、管理、參與、鬥爭等各種公共生活的總和。

“百度百科”上，介紹了西方關於政治的幾種主要看法：

政治是國家的活動，是治理國家，是奪取或保存權力的行爲。

政治是權力鬥爭，是人際關係中的權力現象。

政治是人們在安排公共事務中表達個人意志和利益的一種活動。政治的目標是制定政策，也就是處理公共事務。

政治是制定和執行政策的過程。

政治是一種社會的利益關係，是對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。

至於中國，在諸子百家中，“政”與“治”大都是分開使用的。所謂“政”者，主要指國家權力、制度、政令、政策，等等。最著名者，莫過於孔老夫子的一句話：“政者，正也”，道德典範。

所謂“治”者，則主要指管理民眾，或者實現安定的社會秩序等。到了孫中山，就有了一個著名的定義：“政就是眾人的事，治就是管理，管理眾人的事便是政治。”

就算不綜合這許多的定義，我們也看得出來，

套用存在主義的一句名言：不論我們是否願意，我們已經被“拋”在了政治之中。政治生活，其本身就就像文化、信仰一樣，是我們生活的一個基本方面。我們投票，是政治；我們實際上沒有投票權，也是一種政治。我們擁有信仰自由與結社自由的權利是政治，我們僅僅在憲法上擁有這些權利也是一種政治。各級政府使用權力是政治，我們被政治權力的運作所使用、所制約，也是一種政治。制定政策，執行政策，影響政策的制定和執行……統統都是政治。

根本的問題，不是我們是否要關心政治，而是如何影響政治，使之能服務於公民，使民眾的利益和權利得到切實的保障和落實。

三

如何看待政治，在西方的教會中，這個問題也不是沒有爭論。著名神學家斯托得說：“今日教會兩大神學陣營的對比，是這個時代最大的悲劇之一。一方面，保守派忠於聖經卻不合時宜，另一方面，自由派與激進派跟上時代卻不合聖經。”

“不合時宜”的一個重要特徵，就是不關心政治。這直接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“大逆轉”——自由派的社會福音要將地上的國，改變成爲上帝的國，在人間建立天堂。而堅持歷代基督徒共同信仰的基要派，矯枉過正，在特別強調傳福音的同時，忽視了基督徒的社會責任，只關心個人的靈魂得救，注視著未來，但對當下社會中的種種不義，默不作聲，很少採取直接的行動，甚至默許這些邪惡。

中國的主流教會，接受的正是這樣的基要派傳統。多年前，我偶爾看到宋尚節的日記片段——九一八事變爆發時，他正在我的故鄉遼寧的鳳城。但從他的日記裡我看到，他只傳福音，沒有隻言片語控訴、批判日本的侵略罪行！

40年代末期，美國基督徒著名領袖韓客爾（Carl F. H. Henry），著書指出了基要派的這一問題，名之爲《現代基要派不安的良心》。1941年，英國第98任坎特佈雷大主教湯朴·威廉（William Temple），在《基督教與社會秩序》這部名著中，提出了基督教社會倫理的3個基本原則：個人的自由和尊嚴，人的社會性與團契，以及對社群的服務。

並且，他明確提出了教會的政治責任：

培育信徒以基督教的精神來生活；

培育信徒必須以基督教精神實踐（履行）其國民責任。

提供有系統的基督教原則，讓信徒實踐以上兩件事，包括斥責違反基督教原則的當下生活和現行的習俗或制度。

1974 年的《洛桑宣言》，讓全世界的福音派達成了一個共識：“傳福音和社會、政治的參入，同為基督徒的責任。”後來，將此概括為：“福音是根，傳福音和社會責任同樣是其上的果子。”

四

有位猶太拉比說，上帝對世人的要求其實可以概括為 3 點，就是《彌迦書》6：8，“世人哪，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，祂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？只要你行公義，好憐憫，存謙卑的心，與你的上帝同行。”無論是行公義，還是好憐憫，都無法與政治分離。

耶穌，把上帝對世人的要求，概括為兩條最重要的誠命：“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、盡力愛主你的上帝。其次，就是說：要愛人如己。”（《可》12：30-31a）

愛人如己，就是基督徒的社會政治責任。

能否實踐耶穌的命令，關鍵在於我們是否能聽到耶穌的請求。在《馬太福音》25 章，記載了耶穌說：“我餓了，你們給我吃；渴了，你們給我喝；我作客旅，你們留我住；我赤身露體，你們給我穿；我病了，你們看顧我；我在監裡，你們來看我。”（參《太》25：35-36）

耶穌在饑餓的人中饑餓，在乾渴的人中乾渴，在無家可歸的人中無家可歸……祂在這些人中向基督徒祈求，給我一碗飯，給我一杯水。

饑餓，也不單單是沒有飯吃；赤身露體，也並不單單是沒有衣服穿……也可以是人的權利被剝奪，尊嚴被踐踏，生命受到歧視；是受剝削，被壓迫，無自由，無人權；是環境被污染，房屋被拆遷；是草菅人命，是踐踏人權，是血汗錢滾滾不斷地進到貪官的腰包、被任意揮霍……

凡是不義之所在，就是耶穌的痛苦之所在，也

就是上帝命令其兒女用行動愛祂之處。

難道基督徒沒有責任去批評不公義的法律和社會秩序嗎？奧古斯丁早就說過：“不公義的法律，根本就不是法律。”他還說：“若撇開了公義，所謂國家不過是一群強盜。所謂匪幫，豈不是小型的國家嗎？”

難道基督徒能夠對踐踏人權的現象閉口不言、保持沉默嗎？每一個人都是上帝創造的，有不可剝奪的人權。因此，踐踏人權，就是踐踏上帝的創造；羞辱人，就是羞辱上帝。而尊重人的尊嚴，就是尊重創造人的天地萬物的主。

難道基督徒能對貧窮人的哭泣無動於衷嗎？《箴言》上說：“欺壓貧寒的，是辱沒造他的主。”（參《箴》14：31）又說：“藐視鄰舍的，這人有罪；憐憫貧窮的，這人有福。”（《箴》14：21）基督徒怎麼能容忍上帝被任意羞辱？

人民在苦難之中，他們的哭告早就上達天庭。他們的冤情，使耶穌的心，一再被刺穿。基督徒怎能無動於衷！

耶穌哭了。

祂哭泣一直到今日。

鍾馬田警告說：“基督徒缺乏對政治和社會的關懷，必定會使人疏遠福音和教會。”

500 年前，路德就在其名著《基督徒的自由》中說，“基督徒是眾人之僕，受眾人管轄”，與其說基督徒“是為世上一切人活著，不如說，他乃是全為別人活著，不是為自己活著。”

在另外一篇名著《論俗世的權力》中，路德說：一個基督徒不應該為自己和自己的事使用俗世的權力，或乞援於刀劍，“但是他應該為別人報仇，尋求正義、保障和援助，而且要盡力去做”，藉以防止邪惡，保護良善。基督徒這樣做的目的，完全是為了服務於他人，為了表示自己對鄰居的真實之愛。

路德自認為：“自從使徒以來，凡是論俗世的政府及其主權的著作，從未有如此文一般透徹明瞭的。”

路德說得不錯。

作者為本刊編委。

上限與下限

——基督徒該如何關心政治？

“基督徒應該關心政治嗎？”大哉問！這實在是個既重要，又實際，卻又頗有爭議，更相當敏感的話題。欲解此疑，不妨先說個小故事：

十幾位大陸背景的基督徒一起聚餐，有說有笑，其樂融融。其時正值台海關係再度緊張，菜過五味後，自然聊到這一熱點話題。一時間群情陡漲，目標一致，你出謀，他劃策，大有“談笑間，檣櫓灰飛煙滅”之爽。

突然間，有女聲道：“它要獨，就讓它獨唄！”

此語一出，頓時鴉雀無聲。良久，忽有男聲答：“你再說一遍，我就揍你”。其後的情形，大家可想而知——不歡而散。

這是筆者親身經歷的事。其後得知，類似情形在北美華人教會中可謂司空見慣。

這給了我們什麼啓發呢？

四個啓示

啓發一：在現實中，基督徒對政治，可能不是“該不該關心”的問題，而是“如何關心”的問題。生而為人，欲與政治絕緣，實非易事。誠如孫中山先生所言：政治就是眾人之事。也就是說，兩三人之間，就難免有政治。

啓發二：生活在資訊化時代的我們，比古人更難“兩耳不聞窗外事”，而窗外事中少不了政治。因此，現今的基督徒更難遠離政治。

筆者兩次親身感受美國大選的氣氛，目睹許多美國基督徒對總統選舉的熱衷。其狀若非親見，實

難想像。

啓發三：中國社會以官爲本，中國文化以民族和國家爲重，所以才有“學而優則仕”、“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”、“位卑未敢忘憂國”之說。欲叫中國的基督徒不談政治，可謂難上加難，難怪在中國有“文化基督徒”、“政治基督徒”。更何況眼下，中美關係、中日釣魚島爭端，國內的貪腐、民主化等問題，正難解難分呢！

啓發四：基督徒的政治觀點可能不同，有的甚至截然相反。這有可能導致爭端，危及在主裡的合一。所以，“如何關心政治”，就更要重視了。

怎樣理解？

既然現實如此，爲什麼還有基督徒主張遠離政治呢？

古往今來，有不少基督徒不僅主張遠離政治，而且這樣做。從主後3、

4世紀的沙漠教父們（Desert Fathers），到流傳至今的“修道主義”（monasticism）者；從宗教改革時期興起的重洗派（Anabaptists），到至今遍佈世界各地的弟兄會（Brethren）；從深受時代論神學（Dispensationalism）影響的美國教會，到中國的“聚會所”，及許多家庭教會，基本上都屬於這一類。究其原因，與對如下經文的理解有關：

第一，基督徒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（參《來》11：13；《彼前》2：11），像主耶穌一樣不屬於這世界（參《約》17：16）。

第二，現階段這個世界的王是魔鬼（參《約》



14:30;《約壹》5:19),是黑暗在掌權(參《路》22:53)。

第三,所以,基督徒不應愛世界和世上的事(參《約壹》2:15),應思念天上的事(參《西》3:2)。

其實,這幾節關鍵的經文,應放在整本聖經裡,平衡、整全地去理解,否則就會有失偏頗,或流於淺表。根據聖經整全的啓示,需要辨明的是:

寄居客旅 ≠ 無所事事

基督徒雖不屬於這個世界,但不等於在寄居的歲月裡可以蹉跎光陰。相反,基督徒是愛惜光陰、肩負使命的人。基督徒與上帝同工同行,殷勤、堅韌,成為世上的鹽和光,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如明光照耀(參《腓》2:15)。誠如此,怎麼會不與政治發生關係,不對政治產生影響呢?

魔鬼掌權 ≠ 上帝棄權

掌權有兩種,一種是合法獲得,另一種是非法竊據。魔鬼掌權屬於後一種。耶穌復活後,向門徒頒佈大使命時說:“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,都賜給我了。”(參《太》28:18)。這說明魔鬼掌權不僅非法,而且上帝已經收回主權。基督徒應代表上帝,堂堂正正地去接管被魔鬼竊居的領地。

這個世界曾是、已是、還是天父的世界。這樣看來,基督徒不僅應關心政治,還應積極地參與政治,拓展上帝的國度,使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的政治領域,如同行在天上(參《太》6:10)。

關心政治 ≠ 貪愛世界

聖經告訴我們:上帝最恨惡人拜偶像,因為這破壞了人神之間直接而親密的關係。貪愛世界,就是把世界當成偶像。但是,關心政治不等於貪愛世界。相反,你若與上帝同工,就不可避免地要與世界和世上的事打交道,其中當然也包括政治。因為,是上帝在維護著這個世界(參《來》1:3),我們是上帝的管家。我們不僅肩負著領人歸主的“生養”之責——福音使命(Gospel Mandate),還承擔著“治理這地”的管家之責——文化使命(Cultural Mandate)(參《創》1:28;《太》28:18-20)。

難怪歷史上有許多基督徒積極參與政治,有的

還成為了偉大的政治家。從加爾文(John Calvin)對日內瓦的治理,到凱伯爾(Abraham Kuyper)在荷蘭的政績;從宗教改革後在英國出現的異議者群體(Dissenters),到“五月花”號上的天路客(Pilgrims);從美國的建國之父華盛頓(George Washington),到美國前任總統小布希(George Bush, Jr);還有各不同宗派的教會及獨立教會,難以勝數。

上限下限

既然基督徒不可能、也不應該遠離政治,那麼,我們就回到“基督徒該如何關心政治”這一現實問題了。當然,這涉及教會與政治的關係,以及如何處理基督徒之間政見不合等。不過,如果我們真正明白了本文上面的3個“不等式”,回答這些問題就不難了。

對於關心、甚至從事政治的基督徒,有2個至關重要的原則:

第一,不能貪戀政治,即,不能以政治為偶像,受其轄制,以致破壞自己與上帝的關係。此原則應為基督徒涉政的底線。政治涉及權力,而權力關乎名利,所以,政治是帶有誘惑力的。基督徒必須保持高度警覺,以避免被政治吞沒和異化;更不能假藉上帝和信仰之名,達到個人攫取權利的目的。

第二,不能忘記基督徒的政治理想,是“願父的旨意行在地上,如同行在天上。”(參《太》6:10)這一原則應成為基督徒涉政的上限——雖目標高遠,然心嚮往之。

上下限之間,是涉政基督徒的用武之地,有足夠的施展空間和選擇餘地。

免於鬭牆

需要指出的是,雖然上帝對國度的治理是難以測度的,但有一基本原則是確定不移的,那就是“義”,這是聖經中反復強調的(參《伯》8:3,37:23;《詩》99:4)。《以賽亞書》告訴我們:上帝“必以公平為準繩,以公義為線鉞”(《賽》28:17),因為一切不義都是罪(參《約壹》5:17)。

“義”的原意是,“對、正確、合乎標準”。而“罪”的本意,就是“沒有達到標準”,所以

“不對”。當人對峙，就是“義人”；當國家對峙，就是“公義之國”。所以，義有 2 個指向——人和國家。

因此，在現實的政治中，基督徒的政治主張有 2 個要點——人的尊嚴（人對）與社會公義（國對）。然而，前者並不一定與當下的所謂民主、自由、人權為伍，後者也不一定認

同現今的福利主義及社會主義。關鍵還是要回到“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樣式被造的”（參《創》1：27），只有幫助人活出上帝的形象與樣式，才是真正維護“人的尊嚴”，社會也才能有真正的公義。

為此，基督徒不能認同一切使人性進一步墮落和扭曲的政治主張，例如，同性婚姻的合法化。

由於世俗政黨在政治理想上多偏離，甚至詆毀上帝的旨意，又常因黨派利益而相互攻訐，且要求黨員對其效忠，所以，基督徒最好不要委身於某個世俗政黨和政客。如已加入某政黨，也不要介入黨派爭端。如有可能，最好保持獨立的政治立場，自主地表達政治主張。這一點對教會來講，尤為重要。

至於基督徒之間常有的政見不合，如能明白和遵循以上的原則和方法，就不至於“兄弟鬩牆”了。

需加辨明

最後，還要就“政教分離”說幾句話。自宗教改革以後，政教分離似乎成了不能違背的“天條”。然而，至少有 4 種政教分離，需要加以辨明：

1. 宗教改革初期，歐洲封建領主所支持的政教分離：其目的是要擺脫羅馬教皇的控制。當這一目的達到以後，不少國家又恢復政教合一，國王即是君主，又是教主。其中，英王亨利八世（Henry VIII）最為典型。

2. 重洗派與弟兄會等所追求的政教分離：認為世俗政權屬乎撒但，無權干涉上帝的教會；教會也不應介入世俗政治。這是一個相當徹底的政教分離。



清教徒 1620 年抵達美洲圖（The Landing of the Pilgrim Fathers, America, A.D. 1620）。英國畫家 Charles Lucey (1814-1873) 繪。此畫借用於 1856 出版的歷史書中。原畫現存於美國麻州的 National Heritage Museum。

3. 改革宗與長老教會、清教徒和美國國父們所建構的政教分離：相信教會和政府是上帝在現世設立的兩個體系，二者各有各的目標、規則和功能，既各自獨立，又相互聯繫，都在上帝的主權和治理之下。所以，此政教分離絕非“神政分開”。美國就誕生於這一理念。

4. 當今世俗主義和無神論者所推行的政教分離：無視上帝的主權與治理，旨在限制教會的影響力。

在這 4 種政教分離中，第三種更合乎聖經。它是人類花了 1,500 多年的時間，付出了極大的代價，才摸索出來的。時至今日，我們對這一問題應該有更深的看見。教會由聖徒組成，但社會不是；在教會中上帝的旨意可以自由運行，但在社會裡還不行；教會雖有別於上帝的國，卻是其代表和預表，但社會不是……

如果教會控制政府，那麼勢必會人為地把許多稗子帶進教會；如果政府控制教會，則上帝的旨意和國度就會被人為地阻撓。如教會遠離政治，則無法拓展上帝的國度，彰顯上帝的榮耀。

教會可以與政府並行不悖；教會不應與政治絕緣，也不應熱衷於政治；教會應為政治提供理想、方向和原則，但不應成為“政治論壇”；教會有責任鼓勵和教導有政治呼召和政治才幹的信徒，但教會不應成為一個政治團體；教會可以認同某個黨派或政治領袖的政策、主張，但不能效忠或與之結盟，也不可進行幕後操縱。

最後，讓我們以主禱文中，主的心願來收筆：

“我們在天上的父，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。願你的國降臨。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……因為國度、權柄、榮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遠。阿們。”（《太》6：9-13）◆

作者為教會牧師並從事領導力、文化比較等方面的研究與培訓工作。

赤腳政治學

王敏俐

我讀研的時候，在德國國會裡實習，分別在德國兩大政黨 SPD 與 CDU 的國會議員手下工作過，故而得以比較兩個政黨的執政風格與政治文化。

還記得，一位左傾社會民主黨議員，不喜歡大家以下屬的身分與他相處。與他說話的時候，不必用尊稱（德文的 Sie），只需使用同輩用語（du）。這位平易近人的議員，不因為實習生只是學生，就不當一回事。他慎重其事地把我們的手機號碼記在他的手機裡，也告訴我們他的號碼，是一個從小處實踐信念的政治人物。

為政治，還是靠政治而活？

社會學家韋伯，在其著述《政治作為一種職業》中，提到兩種政治人，一種是為政治而活，一種是靠政治而活。為政治而活，是將整個生命奉獻給政治；靠政治而活，則不過是以政治維生。韋氏提出這樣一個理論：唯有為政治而活的政治人，才能靠政治而活。

筆者與國會中的一些政治人物，討論過這個問題：作為政治人物，究竟是為政治而活，還是靠政治而活？有的政治人物想都沒想過這個問題，也有人答得熱血沸騰。

其實，靠政治而活，或者是為政治而活，都很危險。在韋式框架中，理想的政治人必須具備 3 種品格：切實的熱忱，責任感，與一定的遠見。一個靠政治而活的人，沒有遠見與辨識力；一個為政治而活的人，容易批評，不懂建樹。從政者必須在兩極的光譜之中，尋找一個平衡點。

政治，到底是什麼？我們的著眼點，該落在政治的理念、政體的實踐，還是政治人物的表現？若

我們撥開層層媒體與謊言的包裝，政治，還剩下什麼？身為基督徒的我們，該如何在重重政治險礁之中，找到一個合適的定位，榮耀主名？

反映出一個民族的價值觀

已故捷克總統哈維爾，笑看媒體為他塑造出走調的神鬼傳奇：“我總震驚於電視導演和編輯怎麼擺佈我；震驚於我的公眾形象竟更需要仰賴他們，而不是我自己；震驚於電視上一個得體的微笑，或一條合適的領帶是多麼重要；震驚於電視怎樣強迫我，儘量簡單地以調侃、口號或恰到好處的尖刻，來表達我的思想；震驚於我的電視形象多麼輕易地與我本人風馬牛不相及。”（註 1）

身為政治人，為著生存，作秀或許是必要的。然而明眼人都知道，真正的戰場不在舞台上，不在麥克風前，也不在攝像機的方格裡。包括美國總統歐巴馬在內，沒有一個政治人物的權柄，大到足以扭轉這個世代。政治，是對於公義與真理的追尋；是在不同利益與訴求的角力之中，重組資源分配。

一個國家的政治格局，赤裸裸地反映出，一個民族靈性生活與價值判準的原始相貌。

以德國為例。德國國會屬內閣制，依據德國憲法，國會議員有權利與義務，代表他的選區與政黨的利益：在總理、總統以及聯邦憲法法官選舉時，參與表決；在總理失職時，投不信任票；在委員會裡提出草案；參與立法的表決……

文寧攝



值得注意的是，德國的議員從來不單槍匹馬，在媒體前面搶鋒頭。在多數議員背後，有強而有力、資源豐富的黨團會議，維護著整個政黨步調與政策的一致性，分配每一個議員在國會中的定位與領域，整合全黨做出一致的決策。筆者因而見識到了一個成熟民主國家議員的大器與格調——清楚知道自己定位，不喧鬧逾矩、不搶媒體鏡頭……

不過，再縝密的制度，再良善的傳統，政治人物也是人，有血有肉、有悲有喜、有罪有限。權力遊戲的鬥獸場上，人若不能戰勝慾望，擔起時代的使命，便會在其掠奪下，死無葬身之地。所以，基督徒必須謹慎。

基督徒的赤腳政治學

筆者認識了一位可愛的議員——回到辦公室，他第一件事是脫掉鞋子，赤腳敞遊。於是辦公室的其他成員，也赤腳辦公。

聖經中，有兩位出名的赤腳人物。不過，他們打赤腳，不是為了放鬆，而是上帝的命令。第一位是帶領以色列人與埃及法

老對抗的摩西。他在荒野牧羊多年後，上帝向他顯現，對他說，把你腳上的鞋脫下，因為你腳所踏之地，是聖地。

第二位是帶領以色列人出曠野、進入應許之地的約書亞。他繼摩西之後，領受使命。聖經中多次提到，上帝對約書亞說：你不要懼怕，也不要驚惶。可見，獨挑大樑的約書亞，心中何等戰兢、恐懼。在靠近耶利哥城的時候，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對約書亞說：把你腳上的鞋脫下，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的。

寇爾森在《世界觀的故事》中提到：“我們對這世界的看法可以轉變世界。我們所採取的每樣行動，不是製造人間地獄，就是幫助人預嚐天堂滋味；不是助長世界更破碎，就是與上帝同工，轉化世界，以表明祂的公義；不是促進撒但的統治，就是奠定上帝的王權。我們對真、善、美、錯的信念，形成我們的抉擇，我們的抉擇體現我們的世界觀。”（註

2) 是的，我們每個人、每個基督徒，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影響這個時代，影響國家政治。

因上帝的呼召，摩西將上帝的子民“帶出”世界；約書亞則是將他們“帶入”上帝所應許的國度。今日，改變這個世界的價值觀、風氣，也是上帝給我們的呼召。關鍵是，我們是否意識到上帝的心意：把你腳上的鞋脫下，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的？

在聖經中，凡奴隸都是不穿鞋的。唯有降服在上帝面前，願意放棄自己的主權，讓上帝改變、破碎自己，才能為主做工。一個基督徒，可以表達政治立場，可以從政，但是我們面對政治的態度，卻要超越韋伯所提的框架——基督徒既不應該靠政治而活，也不應該為政治而活。

若是我們單以政治理想為異象，以推動法案、挑戰當局為目標，以意識型態決定是否認同，必然要捲入政治與媒體謊言的惡性循環裡。且在審判台前，顯露我們的自欺欺人和不光彩的動機。

一位傳道人說，基督徒是世上的鹽，不是躲在鹽罐裡的鹽。基督徒，當然可以，也應該在道德失格的今日，表達聖經立場，參與政治事務，按著

上帝的呼召與託付，將這個世代“帶出”與世界相合的世界觀，“帶入”上帝所喜悅的世界觀裡。

有些人像摩西，迫不及待地想要為主發聲；有些人像約書亞，不想面對衝突，卻被推到麥克風前強迫表態。不管哪一種，我們持守的，都不是今世之子的政客伎倆，乃是“基督徒的赤腳政治學”——降服在上帝面前，不靠政治而活，也不為政治而活，而是脫下意識型態，查驗內在的動機，拿起時代的麥克風，為主發聲。 ◆

每個基督徒，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
影響這個時代，影響國家政治。

註：

1. 瓦茨拉夫·哈維爾，《政治，再見》，林宗憲等譯（台北：左岸文化，2003），p. 117-118。
2. 寇爾森 / 皮爾絲，《世界觀的故事》，林秋如、林秀娟譯（台北：校園，2006），p. 28。

作者來自台灣，曾留學德國、旅居瑞士，現暫住美國。

山下之城

——基督徒與世俗政治

住在美國的人，或許對 2012 年這次大選中的互相攻訐、國會中黨派的激烈鬥爭，感到十分厭煩。許多基督徒也懷疑，參與政治活動（多數是烏煙瘴氣的），是不是在浪費時間？

在一個多元化的世俗社會裡，基督徒如何看待政治參與？進一步地，如何有效地在政治、文化和社會的議題上，發揮更大的影響力？筆者期望對此做些宏觀上的剖析。

歷史教訓

有些福音派的信徒認為，參與政治是分心，沖淡了基督徒最重要的使命——保守信仰的純正和廣傳福音。對此，凱勒牧師不甚贊同。他在《人的城市》（*Michael Gerson & Peter Wehner, City of Man*, 2010）的序言裡，舉了 2 個例子：

一個是 1930 年代的德國。以路德宗為主的德國教會，除了馬丁·尼莫拉，迪特里希·朋霍費爾等少數例外，沒有站出來反對納粹主義。因為路德宗神學中“兩個國度”的理念，使得很多人認為，基督徒不應當干預政治或社會公義。因而戰後德國的路德宗教會，失去了人心。

第二個例子，是南非白人的種族隔離政策。南非教會主要建立在荷蘭神學家亞伯拉罕·凱伯所倡導的改革宗神學上。雖然凱伯神學認為，基督徒應當改變政治，然而有歐洲血統的南非白人認為，自己是“上帝的選民”，利用改革宗神學，主張“隔離就是力量”。結果在南非黑人掌權以後，荷蘭改革宗教會受到很大的虧損，最後只好認錯、懺悔、道歉。

我們必須瞭解基督耶穌如何看待政治參與。

政府、教會、個人

首先，需要分清楚的是，政府、教會、個人，這三者有不同的角色和使命。政治就是“眾人的事”，藉著政府的機制來推行。政府所關心的是社會的秩序、公正、倫理、富裕。教會關懷的是個人與上帝的關係，包括人心靈的和身體的福祉。教會給個人提供道德規範，使個人有所依憑，在參與公民職責時，能夠深思熟慮。教會可以對公正、自由、人權提出看法，但是不該對特別黨派或是特殊立法置喙，因為牽涉許多專業知識和特殊利益，那是超越教會的能耐的。

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。人在道德上自主，不受任何政黨制約，直接向上帝負責。個人的道德責任與政府的道德責任並不同。個人的社會責任，容許他超越教會直接關心的議題，或是黨派利益的考量。

我們必須認清，上帝對待多元化的世俗國家（政府）的方式，與舊約裡面對待以色列人的方式是不同的，不可混淆。政治並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。參與政治是個人文化使命的一部分。更重要的，人是有限的，會犯錯的，也是帶偏見和有盲點的。這就是為什麼人要謙卑，從上帝、教會和聖經的教訓來反思自己的言行。

左派 vs. 右派

很多基督徒喜歡簡單的二分法，要麼不涉及政



馬丁·路德·金博士。Nathan Chang 攝

治，像耶穌時代以色列的愛色尼派離群索居；要麼積極參政，“為上帝把國家奪回”。其實，參政與否，如何參政，是與文化情境息息相關的，不能簡單用“自由派”、“保守派”來切割。

以美國而言，福音派一般在墮胎、同性戀婚姻等與“性”有關的議題上，採取保守的立場。不過在金融政策、環境保護、擁槍自由、工會、社會關懷等上面，卻採取自由、放任的立場。這種分野，與聖經的原則並不相符。

把基督教的立場，與任何黨派劃上等號，都不合適。沒有什麼政見（黨派），能絕對代表真理，不可妖魔化對方。我們如果參與政治，要常常帶著批評的眼光看問題，不要受到黨派的蠱惑，否則就是把政治偶像化——無論是站在哪邊。

1963年，馬丁·路德·金牧師在南方阿拉巴馬州的伯明罕城，因為反對種族隔離政策，發動和平示威，被市政府逮捕入獄。當時，有8位地方上的宗教界領袖，在報紙上發表公開信《合一的呼籲》。在信上，他們反對“外來者”（金牧師不是該市之人）領導的示威行動，要求金牧師順服掌權者，耐心尋求法律途徑來解決爭端，不要訴諸遊行，破壞法律。

金牧師在監獄裡面，使用報紙邊緣上的空白，寫了一封公開信回應。此信後被冠名為《黑人是你的兄弟》（*The Negro Is Your Brother*），廣為傳誦。

對於對方指責他：“你怎麼可能遵守一些法律，卻破壞其他的法律？”他這樣回答：世上“有兩種法律，一種是公正的，一種是不公正的。我會第一個出來主張遵守公正的法律。一個人不但有法律的責任，也有道德的義務去遵守公正的法律。相反地，一個人也有道德的責任來違背不公正的法律。我會同奧古斯丁一樣，說：‘不公正的法律根本不是法律。’”

至於，什麼樣的法律才是公正的呢？金牧師說：“公正的法律與人的道德律相符，也與上帝的法則相符。不公正的法律，是與道德律不相稱的。用阿奎納的話說：‘一個不公正的法律就是

人間的法律，它沒有生根在永恆的法則與自然法則之上。’任何提高人格的法律都是公正的，任何貶抑人格的法律都是不公正的。所有種族隔離的法條都是不公正的，因為這種切割扭曲了人的靈魂，損害了人格。”

金牧師否認自己是“外來者”，強調整個社會是互相連接、互相依存的，“任何不公正的地方，都是對全面公正的威脅”。他並且認為：“拖延公正，就是對公正的否定。”

同樣都是根據聖經的原則，相對於那8位牧者，金牧師的公開信獲得了更廣泛的共鳴。這是基督徒參與政治運動最佳的例子之一。這不僅與19世紀初英國的威廉·威伯福斯推動的廢奴運動遙相輝映，也與林肯總統的解放黑奴珠璧交輝。

金牧師雖然被視為左派，他本人也有許多缺陷，但是，他所領導的民權運動，其靈感和生命力卻是深深植根於基督教信仰。可見，基督教不是什麼黨派的專利。

耶穌怎麼看政治

我認為，有2處經文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。

第一處經文

第一處是《馬可福音》15章1-2節：

“一到早晨，祭司長和長老、文士、全公會的人大家商議，就把耶穌捆綁解去，交給彼拉多。彼拉多問祂說，你是猶太人的王麼。耶穌回答說，你說的是。”如果我們去看原文（KJV），就會發現，耶穌不是說：“你說的是。”耶穌是說：“這是你說的。”祂是在說：也是，也不是（關於這句話，凱勒牧師有非常貼切的解讀）。要

知道，彼拉多不是在討論猶太的傳統，或是彌賽亞的身分。他是以巡撫的身分詢問：你是君王嗎？也就是說，你有政治使命嗎？

如果拿這個問題問釋迦摩尼，他一定回答，我沒有政治使命。如果是問默罕默德，他一定會說：我有。然而，耶穌的回答卻是驚人的，祂堅定卻稜兩可地回答：也是，也不是。

爲什麼呢？

讓我們想像一下：如果耶穌說：是的。那麼，祂今天就要用天國代替世上的國，祂一定要倡導一個國教。然而，在人類歷史上，什麼時候有國教，什麼時候宗教就被腐化了。如果耶穌說：不是的。那麼，就相當於祂主張我們作愛色尼派，不過問世間權力、是非、正邪、貧富、幸福，只關心人的靈魂。顯然地，這也不是耶穌來到世間的真意。

可見，在耶穌的眼裡，對政治的關懷永遠是兩面的，“是”與“不是”同時成立。祂永遠是超黨派的。

如果我們把黨派利益與立場放在聖經之上，就是一種偶像崇拜。

第二處經文

第二處經文是《馬可福音》12章13-17節：

“後來他們打發幾個法利賽人和幾個希律黨的人，到耶穌那裡，要就著祂的話陷害祂。他們來了，



“看哪！這個人！”（Behold the Man! 拉丁原文為：Ecce homo!）
義大利畫家 Antonio Ciseri (1821-1891) 1871 年的作品，
圖中描繪彼拉多不敢給耶穌一個公正的判決。

就對祂說，夫子，我們知道你是誠實的，什麼人你都不徇情面。因爲你不看人的外貌，乃是誠誠實實傳上帝的道。納稅給該撒可不可以。我們該納不該納。耶穌知道他們的假意，就對他們說，你們爲什麼試探我。拿一個銀錢來給我看。他們就拿了來。耶穌說，這像和這號是誰的。他們說，是該撒的。耶穌說，該

撒的物當歸給該撒，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。他們就很希奇祂。”

在當時，希律黨人和法利賽人，一個代表親羅馬的左派，一個代表反對異族統治的右派。兩者在政治上是水火不容的。然而，他們卻結盟來詰問耶穌。那意思很明顯，他們不只是給耶穌出難題，更想毀掉耶穌的信譽。因爲，無論耶穌回答“要”還是“不要”，祂都會要麼失去群眾的支持，要麼成爲造反分子。

那麼，耶穌是站在“反抗”這邊，還是站在“順民”這邊？是站在“左”邊，還是“右”邊？或是像愛色尼派一樣兩邊不沾？

明顯地，耶穌既沒有站在右邊，也沒有站在左邊，也不是騎牆的中間立場。面對這個圈套，祂沒有像政客般閃躲，或用簡單的“政教分離”一刀切來解決問題。祂的回答耐人尋味。

這經文裡討論的是“人頭稅”。這是羅馬皇帝該撒提庇留上台以後設立的，目的是要臣民表態，順服該撒的權柄。在銀幣的正面有該撒的像，錢幣上面寫著：“該撒提庇留，天神奧古斯督之子”，錢幣反面寫著“大祭司”。這錢幣上的象徵性意義，遠大於其實際價值，是與猶太人的信仰相抵觸的。猶太人對這銀幣深惡痛絕，在“人頭稅”開始實施後，有猶太人造反，但被犁平了。

然而，耶穌身爲上帝之子，卻沒有覺得被冒犯

了。祂認為，既然這個銀幣是由該撒的政府鑄造的，它當然屬於該撒（世界的政權）。

到底什麼是“該撒之物”呢？說白了，那就是權力、成就、名譽和舒適的生活等這些世上的追求，也就是人心目中的“功成名就”。耶穌並沒有否定這些、離世索居。

那麼，什麼是“上帝之物”呢？就是那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人。沒有任何銀幣是按著耶穌形象造的，祂的“銀幣”就是我們。耶穌的意思是，我們是歸屬上帝的，是天國的子民，上帝才是我們效忠的對象。地上的國度和天上的國度不是重合的，但也不是完全隔離的。這就是為什麼耶穌教導我們禱告時說：“願你的國降臨。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”（《馬太福音》6：10）

雖然天國不可能在今天的地上實現，但是，耶穌盼望我們把天國更多的原則實行在地上，包括促進更多“山下之城”共同的善、共同的公義、共同的真理，以及共同的福祉。上帝的國，不僅僅限制在教會的四面牆壁之內。

耶穌沒有鼓勵猶太人去鬧革命，也沒有鼓勵猶太人去做羅馬的順民。但是，正如凱勒牧師所說的：“耶穌是‘革命性地’重新定義了什麼是‘革命’。”耶穌所講述的天國，是革命性的理念。祂並沒有避開這個世界的責任。可是，祂是從天國的視野和世界觀出發，來看待世界的問題。祂要求基督徒用天國觀來主導自己對政治的看法和參與。基督徒的心靈是自由的，不必受到黨派政治的控制與限制，因為他效忠的是上帝，關心的是上帝的旨意。

我們該關心什麼？

我們基督徒應當更多關心政治，參與政治的議題。我們

當關心服務，而不是權力鬥爭。耶穌並沒有藉著權力鬥爭增加影響力，祂藉著放棄權力、犧牲自己，而獲得影響力。

即使同樣是基督徒，同樣參考了聖經的原則，不同的基督徒政治人物採取的立場，未必完全相同，甚至可能互相抵觸。人生是有限的，沒有人可以宣稱，只有自己明白上帝的旨意，只有自己的路線是準確的。相反地，有智慧的政治人物會更謙卑，願意與不同觀點和立場的人對話、合作（不論是墮胎、戰爭、槍枝管制、經濟和財政，等等）。他的最大考量不是權力、特殊利益、聲譽、影響力，而是人類社會共同的善、共同的正義和福祉。

在這“山下之城”，事情永遠都不是“全部”或“毫無”（all or nothing），政治的事務永遠不會是完美的。所以，在關懷“山下之城”之外，我們更盼望基督的再來，盼望新天新地的降臨。◆

作者為本刊特約編輯。

博君
一燦

你在哪一邊？

| 蔡頌輝 繪 |

基督徒千萬不要以為，無論我們做什麼，上帝永遠站在我們這一邊，倒要先確定我們是否站在上帝那一邊。



新俠客行

捲毛燕

那幾天是我到美國以來，心情最沮喪，信心最不足的日子。從來沒有這麼傷心過，不相信這種事情會發生在我的身上——我的聖經竟然遺失了。

記得幾個星期前，與男友到華人教會參加宣教特會。聚會前，我們坐在會堂後方聊天。一個弟兄，在我們前面的書架裡，焦急地翻找著。不一會兒，他興奮地對著我們說：“找到了！找到了！”他緊握著剛剛從書堆中找出的一本平凡的黑皮聖經，嘴角露著喜悅的笑容。原來，他上週把自己的聖經落在了教會。那本聖經對他有著特別的意義，是他 10 年前在德州受洗時的禮物，封頁裡寫著：某某弟兄於 1995 年某月某日，在德州某華人教會受洗，某某教會敬贈。

沒想到，一個星期後，我的聖經也遺失了。一開始，我以為是查經時遺失的，所以第二天一大早，去主日崇拜前，趕緊回到查經的地方去找。然而，找了好幾回，一點蹤影也沒有。接著，我在自己的車子裡、朋友的車子裡、我的家中、朋友的家中、負責查經的姊妹那兒，所有想得到的地方，仔仔細細地找了好幾遍。奇怪的是，那本聖經就是找不著！我由信心滿滿、相信上帝會讓我找著，最後變成了失望、埋怨上帝——上帝讓那個弟兄一週後回到教會，還能找回他的聖經，

我隔天一大早回去找，為什麼反而找不著呢？

特別的收藏箱

我這·中英對照的聖經，是出國前，好不容易才存錢買的，在美國不容易再找到類似的版本。再則，紅色皮編的內頁裡，有著許多紀念性的照片、每日固定的禱告卡、友人贈的經文卡、一些具特別意義的小字條，及聚會的講道記錄，等等。

信主這些年，擁有大大小小、各式各樣的聖經，不下 6、7 本。但真正陪我走過信仰路程的，有 3 本。這本中英對照的聖經，就是其中之一。它記錄著上帝的恩典與同在，以及我的成長與蛻變。在我求學美國的日子裡，它更擔任特別的角色——所有感恩與代禱的收藏箱。

我用卡片（索引卡），寫下自己及其他人需要禱告的事項，插在這本聖經中（每天靈修要讀的經文之處）。每次翻開聖經的同時，也看到代禱及感恩的內容。每一回需要加添代禱事項時，便在卡片上寫下新的日期、新的需要。當上帝成就時，便在代禱事項後面加注：感謝上帝，祂在某年某月某日成就了應許。

特別記得為未信主的男朋友代禱的日子，常常握著手中的代禱卡問上帝，男友何時才會信主呢？有時，我會信心不足地對上帝說，算了吧！把這個人放棄了吧！

就在我今年暑假回台灣的兩個月裡，留在美國的男友有了許多改變。牧師問他，是否要信耶穌時，他竟然點頭答應了，願意受洗。不過，他沒有向我透露任何消息。在我準備回美國前的一個星期，他告訴我，週五晚上他要去參加華人教會的特別聚

四海覓真理·人生即校園

好消息！《海外校園》雜誌網站開張了。

讀者請上網 <http://ocm.oc.org/>

會。我想，他去參加聚會，不過是去充人數罷了，於是說：“算了吧，現在油價那麼貴，去一趟華人教會，來回近2個鐘頭……”我們都還是學生，沒有什麼經濟能力，能省下一筆汽油錢，就省了吧！

豈知我從台灣回來，他就送了我一份非常特別的禮物——接受主耶穌成為他個人生命中的救主，並且在牧師及眾人的祝福下，受洗成為基督徒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他決定成為基督徒是因為真正想要認識耶穌。我知道他沒有任何的矯情，因為我們為信仰問題有過許多爭執。出於對他的瞭解，我知道他改變的原因只有一個：聖靈在他的心中，動了奇妙的聖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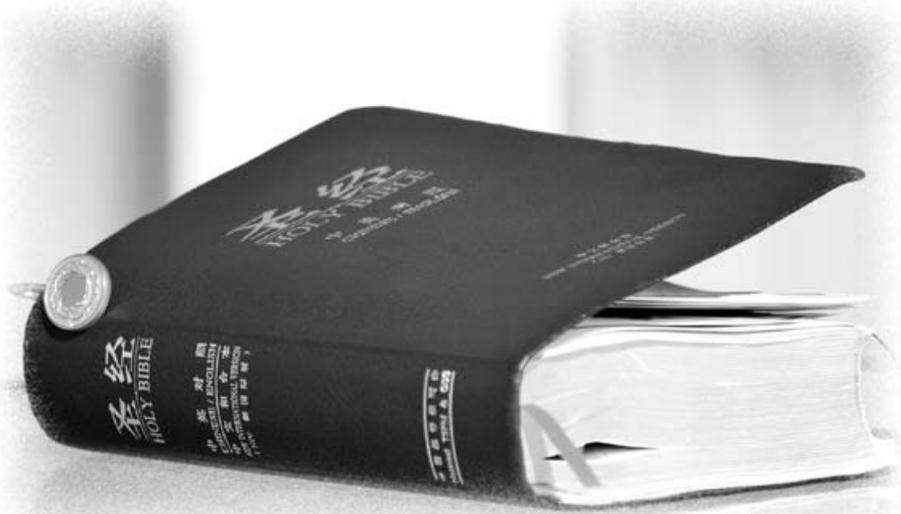
當天，我翻開我的中英文聖經，在為男友代禱的卡片裡，“為信主禱告”一欄的後面，感動地加注：“9月4日受洗了，感謝主！”

又新又好寶劍

想著這本中英文聖經帶給我的許多的回憶，我焦急的心變得更煩躁。我埋怨上帝：失而復得的見證不勝枚舉，為什麼唯獨我的聖經找不著呢？

尋找了幾天，淚水幾乎流光了。我信心缺缺地說：“我想我的聖經是找不到了。”剛受洗的男友，竟然說出一句震撼我心的話：“不可以失去信心，要相信一定找得到。”我驚訝地望著他，他竟然比我這個信主多年的基督徒來得堅定。

接下來的日子裡，我仍將尋找聖經擺在禱告中。沒有那本中英文聖經，實在很不方便。我查考英文的查經資料時，只能利用一本舊版的英皇欽定本（King James）英文聖經。男友則有一本新欽定版的《麥加瑟研讀版聖經》（The MacArthur Study Bible, NKJV）——那是他受洗時，教會贈送的禮物。我露出羨慕的口吻對他說，真希望我也有一本。



文寧 攝

一天，男友來找我，手中拎著一個袋子。打開來，竟是一本和他一樣的《麥加瑟研讀版聖經》。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雙眼發亮，久聞欽定版對上帝的話語有著精確的釋譯，再加上這是麥加瑟研讀版，相信我讀後，對上帝的話語，一定能有更深入的認識。

雖然我的中英文聖經不見了，保存在那本聖經裡珍貴的照片、經文卡及小紙條，也跟著失去，但我相信，我在信仰歷程裡的感恩、代禱與讚美，上帝已經為我一記錄了。現在，我擁有了一本別具意義的英文聖經，與男友一起查考上帝的話語。我們彼此鼓勵：“他所喜愛的，是永恆主的律法；他晝夜所思想的，也是主的律法。”（《詩篇》1：2）我們要將上帝的話語放在心裡，並且記得上帝的恩典與一切的作為。

記得當年，教會輔導為了鼓勵我們這些中學生攜帶自己的聖經，說：聖經就像一把寶劍，每個人都要有自己的一把寶劍，常常使用它，越使用，就越銳利。要藉著它查考上帝的話語，並且與主建立親密的關係。從那時候起，我開始固定使用自己的聖經。因此，當我的聖經不見時，一股俠客失劍之憾瀰漫在我心頭。如今，我擁有一把又新又好的寶劍了，而且每日致力將它磨得又銳又利！ ◆

作者來自台灣。

我買不起您的門票

耶利米

無論這個世界科技如何進步，國家如何發達，福利如何完善，占據金字塔底部的窮人總是大多數。究竟上帝的祝福是讓人富有，還是貧窮？上帝更保佑富人，還是窮人？這些問題我一直想不通。

舊約裡面反復要求以色列人善待寄居的人（或稱外邦人），而且理由非常簡單：以色列人在寄居埃及的時候，約瑟時代的法老也善待他們。寄居的人，沒有土地，沒有房產，無論有沒有手藝，其困難可想而知。中國人常說：搬家10年窮。我移民到加拿大，別的民族的情況，我不甚瞭解，華人新移民的苦衷，我有實在的切膚之痛。

許多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，夫妻帶著孩子，從踏上加拿大的土地開始，就沒有工作，也就沒有收入。國內的積蓄，要除以6來用（6塊多人民幣，才能換1加拿大幣）。沒有了工作，如同舊約時代的人沒有土地、沒有羊群；沒有房子，如同沒有了帳篷。舊約時代的以色列人，還可能為寄居的人提供一段時間的居住和飲食。加拿大這裡的居住和飲食，卻完全靠移民本來就不豐富的積蓄。更糟糕的是，我們國內的學歷、工作經驗，沒有人、沒有公司承認，滿腹經綸，卻沒有人理睬。

舊約要求以色列人收割糧食時，必須留下一些給窮人撿。這裡的窮人，包括寄居的人、寡婦和沒有父親的孩子。新移民到加拿大來，撿別人的舊傢俱、舊電器、舊衣服、舊鞋子的，不是少

數。這些事，要是國內的父母聽了，一定傷心透頂——孩子在國內有讓人羨慕的學歷、工作，卻放棄了，到海外去幹苦力、撿破爛。

話題再又開一些，有一次，我們去參加一個著名佈道家的佈道。他在講台上“訓斥”信徒，說信徒的奉獻裡面有很多硬幣，是對他這個“著名”佈道家的“看不起”。

作為受洗多年、一直渴慕上帝真道的基督徒，我傷心到了極處。新約中耶穌對窮人如此憐憫，寡婦的兩個小錢，讓祂如此稱讚。可是，現在的牧師討厭硬幣。碩士、博士在加拿大幹苦力的，比比皆是。有時還能聽到華人同胞跳樓。他們的壓力，無論是心理的，還是物質的，都到了“不如一了百了”的地步。卻還有人計較他們奉獻的是硬幣。我如何能不傷心？

如果你經歷過長時間沒有收入，儲蓄一點點減少如同沙漏，孩子要這樣、那樣，你只是重復“No”（不）的時候，你也會有我這樣的感受。

身為基督徒卻沒有工作，心裡格外難過。做禮拜的時候，奉獻袋傳到你身邊，非常矛盾：一方面，不能空手來見上帝；另一方面，不知道下一個月房租如何對付。給少了，怕牧師瞧不上眼，更怕牧師在講台上“訓斥”；給多了，實在給不起。這樣的貧窮並不榮耀上帝，卻不知這樣的貧窮還要持續多久。

我的移民到加拿大，是想讀神學院、做牧師。可是我們夫妻沒有工作。神學院的學費，再加上生活費，會讓我們雪上加霜。多次的禱告，多次的祈求，最後決定放棄讀神學院。



陶克攝

一封神學院新鮮人的信

| 徐海明 |

親愛的格格姐：

一眨眼，又到了數算恩典的季節了。謝謝你一直關心我，詢問我在神學院書讀得怎樣。我就向你彙報一下第一個學期的心得。

在開學前，神學院的一位同學告訴我：

第一，讀神學非常辛苦。開學第一週，她把幾門課交作業的時間，一一標註在日曆上。標完，她就哭了。

第二，再辛苦也要堅持。“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”（《腓》4：13）

開學後，這兩樣，我全經歷了。首先作業之多，令人瞠目。

我選了3門課，新約書信、教會歷史，和公共演講。每門課幾乎每週都有作業。不提重的課程，最容易的公共演講課，短短10週內要讀3本書，交3份讀書報告，4個個人演講，1個小組集體演講。每次演講之後，還要交2頁紙的自我評估報告。學期結束的時候，還有一個調查研究項目和報告。

第一次演講，規定每人5分鐘，我活活講了11分鐘，典型的失敗案例。

每個演講都有特別的要求。要在短短幾分鐘講清楚，讓大家記得重點，還要回答得出聽眾的問題。不下功夫，是絕對辦不到的。

第二次演講前，我排練了將近40遍，總算順利過關（從此再也不敢挑剔任何牧師的講道了）。

其他課就更別提了。剛開學時，壓力大到夢見

（上接20頁）

雖然我明白，自己有潛質成為“有使命感的華人牧師”，但是加拿大神學院的門檻，對我而言，太高了。唯一值得安慰的是，我在垃圾箱中，撿到渴慕已久的兩種版本的聖經，這樣我就不用拿孩子麵包、牛奶的錢去買了。我不明白這是上帝的恩賜，

大象在追趕我。現在習慣了。

這個長週末，我要寫一篇讀書報告，一篇解經報告，一篇評估報告，還要準備一篇短講。而我居然還能給你寫信，因為我知道，“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”

不過呢，我也真心覺得神學院好。我平生第一次知道，什麼叫“智慧的殿堂”。全校的聚會、教授的講座、同學的分享，都讓我大開眼界。

每門課都有收穫。比如每堂歷史課，老師都會把相關時期的靈修作品拿來，一起讀，禱告。短短幾分鐘，如同膏油一樣滋潤。演講課，教授把每個人的演講都拍攝下來，做成小碟片，讓我們拿回去回顧、分析。新約書信，一門課有兩個助教。作業批改得密密麻麻，甚至連標點符號都改。一個學期內，圖書館已經就寫論文、查資料等內容，多次培訓學生……

每次的點評、修改、培訓，都是那麼切中要害。越學習，我越發現自己的無知。想到《詩篇》144：12寫到，“我們的兒子，從幼年好像樹栽子長大。我們的女兒，如同殿角石，是按建宮的樣

還是嘲諷。

再見了，神學院，我實在買不起您的門票。而且，我內心多次祈求，不要讓我說：再見了，教堂，因為我無法面對您的奉獻袋。 ◆

作者來自江蘇，移民來到加拿大多倫多。



本篤16世的退位及教皇的歷史

賀宗寧

教皇（教宗）本篤16世於2013年2月28日辭去教皇之職，正式退位。這在西方國家引起不小的波瀾，因為教皇是終生制（上一次教皇退位是在1415年，距今近600年，是天主教內部鬥爭的結果）。

在天主教裡，教皇是基督在地上的“代理人”，有權決定人靈魂的去處。天主教也稱耶穌的門徒彼得為第一任教皇。其實，這兩點都是有爭議的。

天主教根據的是新約聖經《馬太福音》16章的記載。耶穌說：“你們說我是誰？”西門彼得回答：“你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兒子。”耶穌對他說：“西門巴約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為這不是屬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我還告訴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

（上接21頁）

式鑿成的”，有機會被鑿，真是上帝的恩典。

其實最初萌發讀神學的心，是因為不信的朋友質疑，我們這些年輕人不在職場大展拳腳，卻愛花時間在教會，“肯定是因為找不到對象，所以找個猶太男人（耶穌）發洩情感。”我氣到胸悶，又無法有理有據地反駁，所以下定決心讀神學，建立牢固的神學架構，紮紮實實地搞清楚自己信的是什麼，讓質疑者無隙可尋。

其實，每個基督徒都應該學點神學。否則，不僅自己會犯糊塗，而且很容易被來自世界的質疑，打得稀裡嘩啦。

這一路走來真是奇妙。上週參加每週一次的全校敬拜，帶敬拜的弟兄是印度人。他叫我們看看四周圍的同學，再看看自己，想一想我們每個人所代表的民族。我一看，就忍不住淚如雨下——在這個有幾百年歷史的神學院裡，來自全世

這磐石上；陰間的權柄（權柄：原文是門），不能勝過它。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綁；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釋放。”（《太》16：16-19）

對這段聖經，天主教的理解是：

1. 耶穌說教會要建立在彼得這磐石上（“彼得”的意思是“石頭”）。
2. 彼得有權力決定一個人是否能上天堂。
3. 教會歷史上，彼得是第一任羅馬主教，也就是第一任的教皇。

很不幸的，這3點解釋都是有問題的。

1. “彼得”這個名字，確是“石頭”的意思，但這是一個陽性的名詞，而接下來耶穌說的“磐石”，是陰性的名詞。所以，耶穌指的，應該不是彼得。

界各地，不同膚色，不同語言，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，一起尋求真理。上帝會通過這一個個學生，影響一群一群、一族一族的人。

而我，竟然也在其中！上帝竟然也把我擺在這裡，這讓我何其震驚。原來我也是一個族群的代表，代表許許多多像我一樣的都市小資，吃不起大苦，沒什麼大志，是腦袋大、身子小的基督徒。上帝竟然看到我們，竟然願意使用這樣的人，真是奇妙！

暫時彙報完畢。總結是，如果早知道神學院這麼好，我真應該早點來。真有意思，這跟我信主後說的話好像很相似——早知道信主這麼好，我真應該早點信的！

格格姐，你有空也來我們神學院修幾門課吧，這樣我們可以一起享受上帝的恩典。◆

作者來自上海，目前在富勒神學院進修神學。

不少的解經家認為，耶穌所說的“磐石”，是指彼得說的“你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兒子”（《太》16：16）。教會是建立於“耶穌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兒子”的真理上面。接受耶穌為基督，承認祂是上帝的獨生愛子，為世人的罪來到世上，在十字架上受死，這才是教會建立的磐石。

“基督”的意思，是“上帝所膏立的”，就是猶太人所盼望的彌賽亞。在猶太人習俗中，凡是君王或祭司都需要經過“膏立”。

2. 耶穌雖然在《馬太福音》19 節說了“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……”，好像是把人進天堂的權力交給了彼得（天主教甚至推演出，彼得的繼承人——所有的教皇，都有這樣的權力）。然而，就在《馬太福音》18 章 18 節，他也對所有的門徒說：“我實在告訴你們，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綁；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釋放。”所以，明顯的，這個權力是給了所有的門徒，也就是整個的教會。

這句話可以理解為，教會若是能帶領人相信那建立教會的磐石真理，那信了的人就可以進天堂。不然，人就不能進入天堂。

3. 教會歷史上，並沒有證據表示彼得是第一任



羅馬主教。事實上，在第一世紀，教會根本沒有“主教”職位。在新約書信中，凡是提到教會領袖，用的都是複數。也就是說，教會在開始的時候，沒有教會是由一個“主教”來帶領的，而是好幾位領袖同工、一起帶領。

看教會歷史可知，彼得是在羅馬尼祿皇帝時被處死的。即使彼得是羅馬教會的領袖，他也只是領袖之一。而那時的羅馬教會，也不在眾教會中最具影響力的。事實上，在彼得被殉

道之後的主後 70 年，羅馬將軍提多攻破耶路撒冷、毀掉聖殿之前，耶路撒冷教會才是當時所有教會之首。那時，沒有所謂“教皇”這個職位。

教皇制度是在基督教國教化之後逐漸形成的。教皇權力的擴大，也是後來中古黑暗時期的產品（有的教皇甚至有情婦，還有 3 個教皇同時鼎立之事）。

教皇，一向是終生制。這次本篤 16 的退位，其實是好事。人年紀大了，體力總是會衰退。在適當的時候退下來，未嘗不是美事。不必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這就算稱不上是“高風亮節”，也至少建立了一個新的風範。 ◆

作者現居美國加州。

牆

讀者來函

親愛的編輯：

感謝《舉目》第 59 期討論“牆”的問題，非常有啟發性。這個問題，正好觸及了我的教會最近所面臨的掙扎，那就是：我們到底要成為什麼樣的教會？

我們外展的努力，一直不很成功。我們的教會，正在縮減中。我們無法與教會所在的社區，建立真正的鄰舍關係；對美國所關心的重要議題，也覺得事不關己。你們的文章恰好反映出，像我們這種在北美，以工程師和醫生為主要成員的教會——有穩定的財務狀況、固定的生活形態、在文化上保守的思維傳統、以及追求內向的屬靈生活。

我們教會的教導，雖然強調傳福音的重要性，但事實上，我們不知道如何去接觸那些不同膚色、不同社會階層的人群，更不知道如何融入美國的主流文化。

我希望你們能提供更多具體的步驟，說明華人教會如何去除文章中所提的“牆”。不知道還有沒有一些成功的故事，是華人教會克服障礙、履行上帝的呼召，把福音傳給社會中最有需要的人們？

D. R. ◆

價值觀與事奉

| 慶子 |

“值”與“價”

我們那一屆的高中同學特別愛玩，年年有大大小小的同學會，前年的同學會選在墨西哥的坎昆城（Cancun）舉辦。據說墨西哥盛產銀礦，聚會之餘，和老同學逛街時，在購物中心看重一條標價 \$100 的銀項鍊，做工確實不錯。為了表示自己識貨：“這哪要 \$100？我看連 \$50 都不值。”老闆娘聞聲過來，用她那雖破但流利的英文：“說什麼呀，本錢都不止 \$100！”看著我往外走，趕緊補上：“現在不景氣，又要付店租，就賠本賣你 \$60 好了。”其實我挺喜歡項鍊墜子上的蜻蜓造型，想來女兒一定會中意，但仍裝模作樣地繼續朝外走。“好啦！好啦！就拿你 \$50 吧！”我只好回頭付賬，心裡已知上了當，回到旅館還讓同學調侃了一番“哎呀，這跟我在 Open Market 看到的一模一樣，才賣 \$15 元。”還接著：“你不是聰明一世嗎？怎麼……？”是呀，我怎麼會糊塗一時呢？很簡單，因為不知道物品的真“值”，所以在討“價”還“價”之間，不免心虛上當。

我是不知其值，故不知其價，吃了虧，怪不了誰。有人明知其值，卻情願付超過其值的代價，又算是什麼樣的價值觀呢？

我們的鄰居就是個實例。這位年屆 80 的義大利老太太，50 年前丈夫給她買了件名貴的貂皮大衣。為了這件大衣，她每年比別人多付兩倍的財物保險金。年終社區聖誕聚餐，她就忙著為該大衣添配服裝首飾。這還不算，出席 8 人一桌的宴會，堅持要求只能坐 3 對夫婦，留下兩張椅子放她的皮大衣。晚到的夫婦看到有空位要求坐下時，

她就指指皮大衣而拒絕。同桌的我們都替她感到難為情。當我不識相地建議她，把大衣寄在衣帽間時，她居然反問我：“到時被拿錯怎麼辦？”有號碼還會拿錯？真是不可理喻。

事物必先有“值”，才有“價”。價值觀就是衡量事物“值”的輕重，好壞，及先後的標準。根據這個標準，確定自己的價值取向。決定重視什麼？輕看什麼？那個在先？那個在後？選擇什麼？放棄什麼？

耶穌曾以尋找好珠子的買賣人，來比喻天國裡的價值觀。這位“識貨”的買賣人變賣一切所有的，為了買一顆稀世的珠子。至於什麼是“好珠子”，見仁見智。價值觀的形成固然與個人成長的大環境有關，也受其特殊認同的團體所左右，當然更取決於個人的智慧、思考、及判斷能力。對基督徒而言，除了上述條件，還有“天國價值觀”。

天國的價值觀

舊約中的亞伯拉罕及其侄兒羅得，出自相同的大環境，及相似的認同團體。他們生長在迦勒底的吾珥；同樣被帶往哈蘭；繼而亞伯拉罕聽從上帝的呼召，帶著羅得一起前往迦南。迦南飢荒時，他們同去埃及，後又帶著豐富的產業返回迦南地。然而羅得與亞伯拉罕之間的“相同”點，到了約旦河邊有了分歧。亞伯拉罕以事奉上帝的心，認為牧人們在迦南外邦人中為土地起紛爭，是不榮耀上帝的見證，於是將擇地而居的優先權讓給侄兒。“產業”在羅得心中之“值”，遠超過他對叔叔“敬老尊賢”應付之“價”，選擇了約旦河谷平原滋潤肥美之地定居下來。羅得居住的所多瑪，是當時的繁華大城，

也是罪惡之都。耶和華上帝將硫磺與火傾倒在所多瑪、蛾摩拉時，羅得正坐在城門口享受做官的威風。他既影響不了妻子對家產的眷戀，也勸不動女婿逃離災區。結果家破人亡，更隨世風與女兒亂倫，使自己成了上帝所憎惡摩押人和亞捫人的祖先。亞伯拉罕離開約旦河谷，仍然過著客旅的遊牧生活。他事事求告耶和華的名；所到之處，必為耶和華築壇獻祭。上帝的朋友亞伯拉罕最終成為我們的信心之父。

新約福音書中的約翰和雅各兩兄弟，都知道自己是耶穌的愛將。於是他們的母親來求耶穌，願她兩個兒子，將來在基督的國裡，各成為耶穌的左右丞相。可見兩兄弟雖然跟隨主，心中仍眷念他們不再經營的“漁業公司”。財產事業上的損失，期盼能從“功名”上得到補償。而他們的母親也望子成龍，自己能成為太夫人。對這種“功名”的追求，耶穌的答覆是：“你們中間誰願為大，就必作你們的用人；誰願為首，就必作你們的僕人。”（《太》20：26-28）主所教導天國“僕人領袖”的價值觀，不僅當時的門徒意想不到，現今的基督徒領袖也未必做得到。

除了功名，耶穌也藉少年官的價值觀，對門徒施以“機會教育”。有一位富有的少年官來找耶穌。耶穌見他年少有為，打心裡愛他。但當耶穌建議他變賣財產調濟窮人時，少年官因為財產很多，只好憂憂愁愁地離去，失去了事奉主的機會（參《可》10：17-22）。顯然，“利祿”的“值”，超過他事奉主所願付的代價。主說：“一個僕人不能事奉兩個主，不是惡這個愛那個，就是重這個輕那個。你們不能又事奉上帝，又事奉瑪門。”（《路》16：13）又說：“你們要謹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貪心。因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豐富。”（《路》12：15）其實，“家道豐富”本身並沒有錯。上帝也賜給約伯、亞伯拉罕、所羅門王等有極豐富的家道。



Isauld 攝

問題出於“在乎”二字所代表的價值觀。“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裡，你的心也在那裡。”（《太》6：21）幾年前許多人把退休金投資股票，早晨起來第一件事就是上網看股市，心情隨行情上下起伏。結果呢？金融風暴一颳，辛苦積攢的401K退休福利金，跌剩201K，真是比“地上蟲子咬”還虧得快。達拉斯神學院瑞理教授（Charles Rylie）在他的《平衡基督徒生活》中說：“基督徒對金錢的看法，遠較他對聖經的理解、禱告的頻繁、事奉的熱忱，更能衡量他對基督的愛。”這話真是值得深思。

“五子登科”的價值觀

我們從亞當夏娃承襲下來的眼目情慾、肉體情慾、和今生驕傲，鑄成了一座屏障，橫在我們和上帝之間。

隨著世界觀的演變，仍脫離不了“功名利祿”的捆綁。羅得如此，少年官如此，到了21世紀的我們華人，不也如此？基督徒活在這個金錢掛帥的時代裡，既要作主忠心而良善的僕人，又事奉瑪門，蠟燭兩頭燒，顧此失彼，不得安息。

半年前，在成人主日學負責“三元福音課”（Evangelical Explosion）教學及探訪的蕭老師，興高采烈地搬進了新居。當初聽他們搬家的理由：一是為了新家坐落在最好的學區，二是換了大房子，以後分區聚會可以在他家。好學區加上大房子，房屋貸款也跟著貴了一倍。為此，蕭師母找了份全職工作，薪水不錯，只是每天來回要耗3小時在路上。於是兩個孩子放學後的各種課外活動接送，就自然地落在蕭老師身上。週間女兒上鋼琴，兒子小提琴；一個足球，一個芭蕾；一個游泳，一個畫畫……週末還有中文學校。這些活動，一個也放棄不了，因為有助於以後申請大學呀！一家人每天回到家，個個精疲力竭。房子大了，親子關係反倒疏遠了。做媽媽的回來，除了“功課做了沒有？琴練足

了嗎？”也就沒有其他的話好說。漸漸地，蕭老師無法繼續每週三元福音的探訪，因為院子的草長得太高，蒲公英的花飛進了四鄰的院子。上週蕭老師向教會辭去了成人主日學的教職，理由是：

“我已經3個月連聖經都沒時間打開。上班時不敢加班，急著去接孩子；在等女兒彈琴時，為著沒去三元探訪而愧疚；晚上督促兒子“上弓”“下弓”拉琴時，又想到好久沒去禱告會了！我不是得了牧師說的“基督徒精神分裂症”（Christian Schizophrenia）啊！這是一個真實故事。相信有不少基督徒也屬於這個症候群。它是基督徒的專利，一般社會大眾無需在價值觀與事奉間掙扎。

蕭老師所經營的，就是留學生口中的“五子登科”價值觀。“五子登科”者，原指帽子、妻子、車子、兒子和房子也。50年前開始，大批留學生湧入美國這塊“機會之地”，當時只為拿個學位“帽子”。緊接著就和其他移民一樣，作起了“美國夢”。夢的內容就包括了其他的“子”，其中尤以“房子”，“車子”最為誘人。接受了後現代思想的洗禮，80及90後的留學生告訴我，新“五子登科”已變成帽子、車子、孩子、房子、和銀子。宋朝時代“五子登科”原是指竇禹鈞妻子教兒有方，五個兒子相繼及第的美談。現在既然“妻子”已被“銀子”取代，要想孩子個個及第，進入名校，只得用更多的銀子來換。很多基督徒和蕭老師一樣，有一顆願意事奉的心，但在價值觀上，孩子、房子、銀子佔了優先權。耶穌對那些願意跟隨祂，卻又把“試新買的地”、“看新買的牛”、“新婚妻子”、“辭別家人”看得更重的人說：“手

扶著犁向後看的，不配進上帝的國。”（《路》9：62）

根據心裡輔導專家漢特（J. Hunt）的研究分析：每個人在起碼的溫飽線上滿足後，仍有3個精神上的基本需要：愛與被愛的需要（Needs for love）；被重視的需要（Needs for Significance）及安全感的需要（Needs for Security）。這3種需要，是造物者放在我們心中，為的是我們有異於動物，能為這些需要去努力經營，創造未來，開發文明，並從中事奉祂，榮耀祂的名。也正因为是上帝將這些需要放在我們心中，也只有祂能真正滿足我們的這些需要：“我的上帝必照祂榮耀的豐富，在基督耶穌裡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”（《腓》4：19）

上帝設立家庭婚姻制度，滿足我們對愛的需求；養育敬虔的後代，從中體會上帝無私的愛。祂賜我們學業事業的機會，讓我們的智慧得發揮，成就被肯定，且在工作上能見證祂；上帝也賜我們有適當的產業，讓我們的安全感得到保障。“五子登科”無可厚非，原是我們滿足3大基本需要的原動力。但如果我們違背了天國的價值觀，為其中任何一“子”付出超過其“值”之“價”，就成了它的奴隸，豈不就和那位有貂皮大衣的義大利老太太一般見識？

天國價值觀的典範

已故焦源廉牧師寫過一本極為廣傳的小冊子《基督徒兩大問題》。焦牧師以使徒保羅的經歷，闡明基督徒的事奉價值觀。保羅在往大馬色的路上

你願擴展上帝的國嗎？

一個人的生活方式，往往是他內在的價值觀和處世態度的反映。而一個以上帝為中心的人，是一個常常“以天父的事為念”的人。這樣的人，必會列出人生中的優先順序（priority），區別日常生活中的需要（need）和想要（want），因此他可以活出討上帝喜悅、不是苦行僧的簡樸生活。

簡樸生活是指“純一的心意，專一的心志，只有一個願望：凡事順服主；只有一個目的：凡事榮耀主；只有一個使用金錢的方向：擴展上帝在世上的國度。”

你願意透過支持《舉目》雜誌經費的需要（詳情見 p. 56），來擴展上帝的國嗎？



被強烈的大光擊倒在地，遇見了復活的主。大光震撼中，保羅先後問了主兩個問題：“主啊！你是誰？”和“主啊！我當作什麼？”這改變了他事奉的對象，並釐定了他事奉的方向。

保羅出身名門，是當代眾所羨慕的羅馬公民。從大數名校接受最高的希臘教育後，又往耶路撒冷拜於著名摩西律法學者迦瑪列門下，成為通識經書的法利賽人。以現代人的標準來衡量，保羅所擁有的，豈僅是“五子登科”而已？但從認識主耶穌以後，他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，以他特殊的身分背景，將福音傳給當時在希臘文化勢力影響下的外邦人。保羅順服聖靈的傳道旅程飽經苦難：被逼迫的時候多，被接待的機會少。但他既釐定了事奉的對象與方向，就朝著標竿直跑，數十年從不氣餒，甚至被認為到了“癡狂”的地步（參《徒》26:24）。這皆來自他全然改變的價值觀：“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損的，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，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。我為祂已經丟棄萬事，看作糞土，為要得著基督。”（《腓》3:7-8）就是這樣明確事奉對象的價值觀，驅使他無怨無悔地跑盡當跑的路，守住所信的道，打勝美好的仗。

近代中國教會歷史上也有一位像保羅這樣的典範，就是20世紀30年代的佈道家，被當代人稱為“宋瘋子”的宋尚節。宋尚節早年在美國俄亥俄州的衛斯連大學（Ohio Wesleyan University）就讀，後在俄亥俄州立大學得到化學博士的學位。因為他成績優異，校方特頒金鑰匙一枚。宋尚節寫的博士論文，至今仍保存在圖書館裡，論文題目為“有機鎂化合物的構造及格裡納試劑反應過程”（The Constitution of Organo-Magnesium Compounds and The Mechanism of Grignard Reaction）。那個時代，以宋尚節這樣才華學識的青年才俊，回到中國，前途必然一片大好。在回國途中，宋尚節看見自己的同胞在船上抽大煙、賭錢；又聽見一個外國人說：“中國人比狗還不如。”在哀痛、羞愧、激怒中，



他流淚向上帝禱告：“上帝啊！求你救我的同胞，只要我的同胞得救，就是死，我也甘心。”當輪船駛近中國，他想到保羅的話：“我先前以為與我有損的，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。”（《腓》3:7）於是把象徵博士榮譽的金鑰匙、獎章和畢業證書，視如糞土般扔進太平洋。1931年他加入“伯特利佈道團”，幾乎走遍全國各省上百座城市，帶領10萬人以上歸向基督。宋尚節的身體本不硬朗，又不肯稍加體貼愛護，每次講道總是用盡力氣，汗淚交流地在講臺上跑來跑去。有一次為了引導信徒明白天國的價值觀，他放了一個棺材在講臺上，喊著“發財，發財，發棺材”，並躺到棺材裡面，要人治死自己的貪財，給聽眾留下很深刻的印象。後來為了方便巡迴各地講道使用，就做了一個小棺材放在胸前的口袋裡，每當講道時就把道具拿出來。宋尚節就這樣心志堅定，“拼老命”事奉。當他跑盡“當跑的路”時，年僅43歲。查時傑教授在他所著《中國基督教人物小傳》一書中，說：“宋尚節博士的一生對中國基督教會的貢獻與影響，的確可算是前無古人可與相比，而後亦無來者可資比擬。”

歷代上帝的忠僕們，如雲彩圍繞著我們。他們的價值觀，決定了他們事奉的對象；他們的事奉觀，決定了他們一生事奉的果效。 ◆

作者從波士頓大學教職退休。目前是美國校園團契歐洲事工的特約同工。

當青春無敵遇上老謀深算

—— 90 後事工的陣痛

王星然

“譚長老，我們想在教會裡成立一個專門作 90 後事工的學生團契。”

一群年輕同工，剛剛參加完美國華福主辦的“校園創意聚會充電講座”，果然是電力飽滿、火力充沛，滿腦創意和點子，迫不及待想學以致用，“我們想……”

還沒等他們講完，譚長老聳了聳肩，打斷他們：“有必要嗎？我們已經有學生查經班了。雖然不叫團契，其實與團契也差不了多少。這 20 多年來，教會一向很重視學生事工，每週有查經、慕道班、初信造就班、一對一的門徒栽培，還有小組、各樣的進深特會和神學講座。聚會還供應晚餐……難道做得還不夠嗎？”

身材魁武的譚長老，彷彿一座巍峨大山，又像一道銅牆鐵壁，堵在這群小輩前。同工們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登時語塞。

這一關不過不行

其實來找譚長老之前，年輕同工們已經先見過教會黃牧師、薛執事，以及非常疼愛年輕人的 Emma 老姐妹。他們都很支持同工的想法。只是，年輕的黃牧師剛加入教會，一切以和為貴，因此特別叮囑熱血同工去和譚長老

談談，因為譚長老才是學生事工的負責人，過去 20 年他忠心擺上做此事工，也為主大大所用。

同工們何嘗不知道應該去和譚長老談？但譚長老很有威望，脾氣又硬，而且學生查經班是他經營多年的事工，要動他的“地盤”，只怕不易……

雖然不太情願，但同工們也知道，這一關不過是不行的。於是，硬著頭皮去了。

郭弟兄是這群同工裡膽子最大的，且邏輯思維清晰。面對譚長老的反對，他率先回答：“長老，容我再解釋一下。我們的想法有兩個重點，一是專門針對 90 後的學生，用創意的教材、更生活化的陳述方式，引發他們學習的興趣。我們會注重引導而非指導，更多地和學生互動，讓他們有參與感。二是想建立一個真正的團契，落實關懷和聯絡的工作……”

見其他同工點頭如搗蒜，郭弟兄愈說愈溜：“現有的教會學生事工模式，以查經班為主。雖有紮實的聖經教導，但其實比較像主日學，也許適合年長的研究生和訪問學者，但對年輕一代行不通。長老你看，現在校園裡出現了大批來美唸本科的學生，他們大部分都沒來教會。現在的事



工模式，似乎已無法滿足他們的需要了……”

譚長老靜靜地聽著。郭弟兄最後一句，“現在的事工模式，似乎已無法滿足他們的需要了”，戳進了他的痛處，讓他陷入了思考……

想當年絕處逢生

還記得 20 多年前，譚長老在學校唸博士，不幸研究卡在瓶頸，和妻子的關係也水深火熱，幾乎要離婚。家裡 5 歲的女兒，又被診斷出亞斯伯格症（自閉症的一種）……排山倒海的壓力，逼得

他幾乎喘不過氣來。

他萬念俱灰，想要結束自己的生命。這時，一位同學領他去了附近的查經班。從此，上帝進入他的生命，也挽回他瀕臨破碎的家庭。上帝更賜給他平靜、安穩的心，使他有力量面對研究中的難題。後來他轉換了一個研究方向，順利畢業。

譚長老和妻子，都是 80 年代初來美深造的。畢業後，譚長老在一家頗負盛名的藥廠擔任高級研究員，生物統計專業的太太則在學校任教。患有亞斯伯格症的老大 Grace，大學畢業後在銀行任職；老二 Jeremy 在約翰·霍普金斯大學攻讀生物，準備朝醫科發展。譚長老和他的妻子在工作之餘，幾乎所有的時間都在教會服事。

張好甄 攝

那些輝煌的日子

譚長老心中一直感念往事，深深體會到學生事工的重要性。他深信，學生事工是上帝給他的呼召。多年來，他勤讀聖經，積極參加各種研經講座，甚至去神學院選修希臘文，就是爲了在上帝的話語上好好下功夫，可以在查經班裡，爲主帶出幾個像樣的門徒。

北美查經班一向走科學和理

性思辯的路線。駁倒進化論、證明“上帝存在”更合乎理性，是向知識分子傳福音時不可或缺的。里程的《遊子吟》，正是這個時代背景下的代表作，反映了 50 後到部分 70 後知識分子普遍的思考模式。

譚長老的查經班也不例外。嚴謹的科研訓練，使他和慕道朋友談信仰的時候，頗能掌握理性的切入點。他也常常使用《遊子吟》，幫助慕道朋友思想突破，進而歸信耶穌。

查經班因譚長老夫婦的全心投入，結出了相當的成果，人數一度暴增到 200 多位，一次能有 30 多位學生受洗，每週聚會都要動員教會裡 7、8 個家庭，爲學生準備晚餐和查經後的夜宵。甚至，附近的幾個教會，都慕名而來，向譚長老取經。一時間，譚長老成爲校園事工“達人”。他本就口才便給，只要有校園事工研討會，自是少不了他擔任講員。

可是不知怎地，從 2005 年起，查經班人數大不如前。到了 2010 年，只剩下 20 來人（這還包括了 5 位同工）。“這到底是怎麼了？”譚長老心裡一直在問。“主啊 是不是我什麼地方得罪了你，所以事工如此荒涼？”

查經班裡，有一位令他印象深刻的 90 後 Mike。他常常一邊聽講，一邊手裡玩 iPad。要不，就是坐那兒發呆，魂遊象外。他那個樣子，彷彿來查經班已是給足你面子，不應過多要求了……

二個月前的一次聚會裡，討論到摩西十誡的“不可殺人”。Mike 居然冷不防，天外飛來一

筆：“爲什麼舊約聖經裡，搞同性戀的人非治死不可？”譚長老只好以聚會已超過時間爲由，把問題擋了下來。“是沒回答他令他不滿嗎？否則爲何此後再沒見到他？”譚長老心裡有些自責。

看不慣這代年輕人

過去 5 年，學校裡來了許多像 Mike 一樣唸本科的中國學生。他們大部分人的托福成績，達不到學校的要求，所以必須先唸一年語言學校，等通過考核後，再正式開始大學課程。

譚長老心裡總覺得，這些學生的素質實在不比當年。“以前的學生都是菁英，高分通過托福、GRE，得了獎學金才來唸書的。當時的查經班秩序良好，雖是偶爾有人打瞌睡，但絕不會有人當著你的面，交頭接耳，或是大咧咧地玩 iPad、聽 iPod。唉！現在的學生，頭髮染得五顏六色的，連男生都帶耳環，有個小女生還在手臂上刺了一個‘殺’字……難道父母都不管嗎？”

雖然口頭上不承認，但譚長老心裡很看不慣這一代年輕人，更覺得時下這些學生的文化離他很遙遠。

郭弟兄的提醒，“現在的事工，似乎已無法滿足他們的需要了”，一直是他不願意面對，也不想思考的。他一向以這個事工自豪，他帶的查經班原本碩果累累，他獻上的時間、金錢、心血，他的犧牲，是那樣的！如果失去這個事工舞台，他無法想像生命還剩下什麼。

身為教會長老，他清楚，耶穌基督才是他生命的全部，但此時此刻，他的心裡充滿了憤怒和不安全感：“我是不是該讓位、退休了？過去這些年的事工模式，難道該進歷史博物館了？”

肯定搞不出名堂

面對年輕同工熱切的眼神，譚長老知道，年輕同工是為了上帝國度的需要，才向他提議，並不是針對他發難。然而，奇怪的是，他發現自己竟然無法心平氣和地聆聽他們的想法。“不，我絕不能冒險讓他們開始這個事工！年輕同工只是一時發燒，等過一陣他們降溫了，還得我來善後。再說，這幾個毛頭小子缺乏經驗，聖經根底太差，實在難以想像他們要如何撐起這個事工？到時候瞎子領瞎子，豈不要掉到坑裡？”

譚長老當下不動聲色，反問：“創意和互動都是很好的想法。我也知道這些學生不愛聽說教。可是教會很在乎福音的純正性和完整性。你們有什麼具體的打算，來傳遞上帝的話語呢？”

郭弟兄說：“我們打算用福音預工的方式，在校園裡進行這項工作。我們不想用教會的場地。找學校借教室辦活動，能更有效地接近目標群體。至於活動內容，一定得吸引學生。我們可以找專家來講‘認識原生家庭’、‘戀愛致勝秘笈’、‘讀書這玩意兒’、‘科學與信仰’……”

譚長老一聽，心裡輕鬆了不少：“哼！我就知道，除了心理



吳佩璇 攝

學，你們搞不出什麼名堂。上次年輕同工強力推薦，請了一個什麼李教授，來講‘You are okay, I am okay’的理論，那根本與福音無關，只不過是在教大家‘自我感覺良好’的那一套。那如何能讓人明白自己是罪人，需要救主呢？這太危險，就算查經班只剩下兩個人，我也絕不會坐視他們在這兒亂搞。”

找到了尚方寶劍

譚長老愈想愈激動，一股浩然正氣自丹田湧上來，竟產生“至死忠心”的護教氣概——原本發愁找不到反擊的著力點，現在清楚了——必須護教。這樣的理由，既堅強又高貴。他打定了主意絕不讓步。當然，這究竟是在護教，還是維護自己的地盤，或兼而有之，譚長老早已分不清了。

理了一下情緒，譚長老淡定地說：“我一向認為，只要好好傳講上帝的話語，創意和形式不

那麼重要。只要有真理，上帝自然會動工，不怕沒人來。我們的目的，不是吸引喜歡活動，卻對真理沒興趣的人。你們的活動內容，我只聽到了預工，完全沒聽到福音啊！”

郭弟兄：“長老，你看，原生家庭和愛情，都和‘人論’有關。科學與信仰，則和‘上帝論’有關。你怎麼說和福音無關呢？我們只是用這些活動來吸引學生，和他們建立關係。如果學生有興趣，我們自然會帶他們去分組查經，介紹他們到教會，在真理上扎根。這次我們在‘校園創意聚會充電講座’裡，學了不少靈活的查經方法，可以加以應用。”

譚長老心想：“分組查經？分幾組？誰來帶？就憑你們那三腳貓的功夫？”正想開口反駁，同工們使出了殺手鐮：“我們已經和薛執事，還有Emma姐談了。他們都很支持我們的想法。牧師也不反對。”

原來他們早已開始“運作”，譚長老心裡更是生氣：好啊，這是聯名上書嗎？果然是有備而來。薛執事和 Emma 老姐妹在教會裡德高望重，說話一向很具份量。不過，幸好現在有了“護教”這把尚方寶劍……

想到這裡，譚長老心裡踏實了許多：“這樣吧，我把你們的想法帶到長執會討論，然後再回覆你們。”

郭弟兄：“長老，要快一點，再過幾週，學校要開學了……”

譚長老心想：“不是嫌我老嗎？難道你們不知道，長老我就是又長又老又慢嗎？”

否決，以真理之名

譚長老分別給長執會裡素來與他交好的陳執事和黃執事打了電話，表達他心裡對成立 90 後團契的質疑。陳、黃二人一聽是爲了維護真理的純正性，立刻熱血沸騰，當場允諾一定回家好好禱告，還會給別的執事打電話，絕不能讓“撒但的詭計”得逞。

譚長老還和黃牧師溝通，黃牧師試著爲年輕同工緩頰：“放手讓年輕人試試看吧！給他們犯錯的機會。我們只要在真理上把關，形式上不要太計較。”沒想到接下來半個小時，譚長老給年輕的黃牧師，結結實實地上了一堂“護教課”。黃牧師看長老如此堅持，也只好順著他。

最後，在長執會裡，大家爲了“護教”，以真理之名，一致通過——否決成立 90 後事工的學生團契。

結果，傷心之餘，郭弟兄帶著幾個人離開教會，在校園裡另起爐灶。剩下來的年輕同工，則是心裡充滿苦毒，再也不和譚長老接觸。

大半年後，譚長老的查經班拉下鐵門，宣告終結。他被診斷出罹患肺癌，已是第二期，必須馬上進行化療。譚長老是整個查經班的唯一領導，沒有他，事工也就結束了。

倒是郭弟兄和美國教會合作，在校園裡做得有聲有色，幫助不少 90 後學生信主。一時間，他成爲新校園事工達人、學生福音策略研討會的佳賓……

20 年後……

“郭長老，我們想在教會裡成立一個專門給新一代學生的團契，我們想……”

江山輩有人才出，20 年後，又一群青春無敵的熱血同工興起。現在，換成郭長老（郭弟兄此時已晉升爲長老）接受挑戰了。教會裡，不知是否又一場風雨……

評點：愛主，還是愛事工？

在一個事工上經營久了，感情免不了會很深。尤其當我們做出一點成績的時候，很自然就會有一種“地盤心態”，忠心變成野心，教會的事工變爲個人的事業。碰到有人隨意評論我們的工作，甚至越界來“搶地盤”，威脅到我們在事工上的地位，都可能導致我們“火山爆發”，把對

方炸得遍體鱗傷。

做爲領袖，我們“有權有勢”。年輕同工要做什麼，需要我們的認可，需要我們的祝福。即使他們的想法有可取之處，我們還是很容易在其中找出問題和弱點：他們的屬靈生命尚幼嫩，真理的掌握度不夠準確，計劃不盡周延，還帶著血氣和驕傲……

只要我們“曉以大義”，多半可以讓他們知難而退。有時甚至不必親自出手，只要煽動別人，說是爲了教會的體統，爲了護教，問題就解決了。

黑暗啊！這些是生命裡很真實、很血腥的功課，神學院沒教，現實生活卻嚴苛地試探我們，考驗我們。我們多麼需要天天向罪死，向主活。

我們應當常常省察自己，到底是愛主，還是愛事工？是愛肢體，還是愛自己？做爲教會的領袖，需要謹慎地分辨——我們反對，是因爲新事工真有很大的問題，還是它威脅到我們的地盤、動搖我們的地位？

這幾年，中國年輕人掀起新的留學熱潮。我們需要改變——不是改變福音真理，而是策略和方法。而教會領袖首先要做的，是對付自己平時深藏不露的屬靈驕傲和自我中心。如果這一關沒過，你的同工學會了“創意查經”回到教會，也許會成爲你眼中搶地盤的敵人，你的屬靈生命，將陷入可怕的網羅。 ◆

作者任職於美國密西根州政府 IT 部門，是教會負責校園事工的長老。

陰霾過後

——教會中自殺的反思

「逢生」

一個陰沉的2月下午，有人跑來教會告訴王牧師，張弟兄在家中自殺了。

這個突如其來的噩耗，使王牧師十分震驚。前兩天在主日崇拜，才見到張弟兄坐在往常的位置。散會時，王牧師握手問候他，張弟兄臉上還掛著微笑回答：“還好，老樣子。”

他怎麼會自殺了呢？王牧師心裡又悲痛又沉重。

張弟兄參加教會已經有5、6年，每個主日都固定來參加崇拜。由於經營小生意，他每天工作超過10個小時，一年365日不休息。他沒法參加教會其他的聚會，沒有團契、小組生活。教會認識他的人也不多。

王牧師特別關注這位缺乏屬靈支持的弟兄，到他的店裡探訪，把握每次見面的機會關心他。好幾次，他家中出了問題，王牧師除了輔導、代禱，也陪伴他處理事情。

因此，張弟兄視王牧師為好友，把心中的重擔掛慮向王牧師傾訴，甚至將自己不為人知的事告訴王牧師——原來，他一直患有憂鬱症，精神上備受困擾。雖然醫生開了藥給他，但藥物的反應叫他受不了。加上工作的煎熬，

他覺得生不如死。

王牧師知道事態嚴重，立刻為他安排了一位專業的弟兄，給他指導與幫助，並決定更多關心他……

沒想到幾個月後，他竟然自尋短見。王牧師傷心、難過，心中不停反省：“假如我……會不會阻止他走上不歸路？”他自責，心裡更不禁問上帝：“為什麼會這樣？最近教會中這家生重病，那家鬧婚變。我已經累得喘不過氣了，我還能做什麼？”

禱告之後，王牧師振作起來，安慰家屬，幫助辦理後事。他尊重家屬的請求，不將張弟兄的死因公開。然而，張弟兄自殺的消息，還是很快在教會裡傳開。大家雖然不大認識他，仍然為他哀傷。有人反省自己從來沒有關心過他，有人質疑牧者有沒有盡到責任，有人批評教會的牧養系統不夠完備……王牧師聽到這些，真是痛上加痛。

到底是什麼原因？

教會裡發生自殺事件，通



Andrew 攝

常都會引來一大堆問題：他／她為什麼這樣做？誰的過失？這位弟兄／姊妹能上天堂嗎？怎樣預防這樣的事情發生？教會能做什麼？

筆者不是心理學家、不是專業治療師，也不是神學家，只是在教會服事幾十年，願就以上的問題進行一點兒探討。

美國每年有3萬多人自殺身亡，每13.7分鐘就有人結束自己的生命。每年還有將近100萬人試圖自殺。自殺身亡的人比汽車失事死亡的人要多，是青少年死亡的第3號殺手（註1）。自殺者中當然也包括了基督徒。

是什麼原因呢？

聖經也記載了自殺的例子，最廣為人知的是耶穌的門徒猶大，在出賣主之後自殺（參《太》27：3-4）。舊約的參孫，在大衮廟裡為報復非利士人剜他雙眼，與他們同歸於盡（參《士》16：28-30）。以色列第一個王掃羅與非利



士人爭戰，受了重傷，為免受敵人的凌辱，自殺身亡（參《撒下》31：4-5）。還有亞希多弗畏罪自殺（參《撒下》17：23），以色列王心利見城牆失守，自焚而死（參《王上》16：18-19）……

這些例子，大多是為了逃避某些令人難以忍受的情況——有的是要逃避懲罰。也有的是藉此自罰……聖經雖然記述這些事件，但一點兒沒有默許、鼓勵的意思。

當然，自殺還有很多其他動機。專家告訴我們：有人用自殺來懲罰他人；有人是為了得到別人的重視，獲取他人的注意；有人想藉死亡，與已故摯愛親人重聚；有人患上絕症或慢性病，不想成為家人的負累；也有人因久病，或承受不了重重打擊，而厭世……

在眾多自殺因素裡，精神疾病因素高達 1/3，其中以憂鬱症最為普遍（註 2）。其實自殺背後的因素往往不是單一的，而是涉及多種原因：健康、心理、藥物、環境、人際關係、家族遺傳等等。

我們也不能忽略屬靈的因素。聖經記載，魔鬼把耶穌帶到殿頂，慫恿祂跳下去。耶穌拒絕了這個試探（參《太》4：5-7）。我們從中可知，魔鬼的確會毀壞人的生命。

還有很多時候，輕生的真正原因，可能永遠不為人知。

又是誰的過失？

在追問原因之餘，很多人喜歡問這是誰的過失？

自殺帶給家屬，甚至周圍的人（倘若死者是基督徒，教會就是他 / 她的延伸家庭）難以承擔的愧疚、羞恥與困窘。尤其華人以羞恥為本（shame based）的文化，更是如此。

教會也不例外，甚至更加嚴重！因為教會是愛的團體，弟兄姊妹理當彼此看守、照顧，所以發生自殺事件，死者的家屬、朋友、教會，都難免愧疚、自責。又因為困窘，很難坦然面對，於是最好盡快把事情掩下，免得尷尬。

其實，面對愧疚與虧欠感，我們要撫心自問：這是出於聖靈嗎？我們是照上帝的意思憂愁，還是依從世俗憂愁？

前者生出屬靈反省，使人有盼望、有勇氣面對問題，分辨出什麼才是自己該負的責任。上帝的兒女在上帝豐盛的憐憫中，以謙卑反思、反省，承認過失，會帶來生命的成長（參《林後》7：10-11）。

相反，依從世俗憂愁，是完全以自我作出發點，關注的是自己的得失。人會以防禦技巧去應付，其中最常用的，就是找人來怪罪，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，讓自己好過一點。然而找替罪羊，並不能帶來真正的平安。

真正的平安是從基督的救贖而來，“祂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，背負我們的痛苦……因祂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；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。”（《賽》53：4-5）無論是憂患、痛苦、怨懟、內疚、羞愧，都可以帶到主面前，讓祂擔當、背負，因為祂知道我們承

擔不了。

自殺的人可以上天堂嗎？

每當有基督徒自殺，一定有人問：“這人可以上天堂嗎？”聖經沒有直接討論這個問題，但是“十誡”很清楚地說“不可殺人”（《出》20：13）。只有創造我們的上帝，才有權決定我們生命的年日。所以，自殺觸犯上帝的旨意。

中世紀教會認為，自殺者臨終沒機會為謀殺自己的罪求赦免，所以不得救。這個觀點並非牢不可破，因為基督徒不見得知道自己所犯的每一項罪。舉個例子：我們受根深蒂固的世俗文化影響，很可能一輩子都不知道某些行為是錯的，自然無法為其認罪。然而，感謝主，祂給我們的赦免，不受限於我們對罪的瞭解，“父啊 赦免他們，因為他們所做的，他們不曉得。”（《路》23：34）

一個人得救與否，關鍵在這個人生前是否心裡相信、口裡承認主（參《羅》10：9），生命有否與上帝建立了恆常的關係，是否以討上帝喜悅為人生大前提。不錯，自殺行為不討上帝喜悅，與信仰不符合，卻非不可赦免的罪。有人說，自殺能反映出人的靈性情況，這人可能沒有得救。我們只能說：人是有限的，無法掌握全貌，正如前面所說，沒有人可以確定自殺背後的原因和當時的情況。唯有無所不知、無所不在的上帝最清楚。所以，我們不能扮演上帝，判斷一個自殺的

人是否得救。判定一個人永恆去處的，是上帝。

教會可以做什麼？

教會不是最高法院，不能判定人和他的永恆歸宿。那麼，教會可以做什麼、提供什麼幫助？有什麼限制與困難？

相信每個健康的教會，都會認真地實行“若一個肢體受苦，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”（《林前》12：26）的教導。然而並不是所有的信徒，都願意把受的苦告訴教會所有人。單從公開的代禱事項就可以知道，來來去去不外乎身體疾病、裁員失業、親人病逝、交通意外等“可以曝光”的苦難。至於憂鬱症、婚姻觸礁、兒女有嚴重的問題、財務困難、毒癮、賭癮等，絕對是“家醜不外揚”。

有這些“難以啓齒”困難的人，常常選擇默默受苦，以至孤立無援。等到事態嚴重之時，才給牧者知道，往往為期已晚，耽誤了處理問題的時機，也錯過了上帝要透過眾肢體賜給這人的援助。可歎今日不少的信徒，就這樣戴著“我還好”的面具，報喜不報憂，不肯承認自己有問題，也不信任弟兄姊妹能接納自己的問題、提供所需的幫助。

要改變這樣的風氣並不容易。約翰·貝克在《謝絕完美人士》（John Burke, *No Perfect People Allowed*, Zondervan, 2005）中說，教會應該建立“照我本相”的文化，使得人來教會時，不必戴面具，而是誠實地帶著問題來，被

接納、被幫助、逐漸改變。在這種教會文化裡，人不只告訴別人“我胃痛、頭痛”，也可以坦然承認自己有憂鬱症、躁鬱症，需要大家代禱與扶持。

“一個肢體受苦，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”（《林前》12：26）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意思：不能只靠牧者與少數教會領袖照顧有嚴重情緒問題的肢體，乃是訓練弟兄姊妹一起守護。比方說，讓弟兄姊妹瞭解自殺的信號，以及如何幫助有自殺傾向的人，該說哪些話，不該做哪些事，並熟悉社會上的相關資源。

教會愈多弟兄姊妹學習幫助別人，肢體間就愈能夠彼此相顧。幫助有自我毀滅危險的人，是勞心勞力、非常艱鉅的工作。非不得已，不要單槍匹馬。要讓受過訓練的肢體組成團隊，輪班禱告，接力陪伴關懷。這樣一來，不單實行起來較容易，對當事人來說，被一群愛心天使包圍，更容易感受到人間有愛。在幽暗中這一點點的光，能鼓勵其活下去。

張弟兄自殺多年之後，一個星期四下午，王牧師接到同工 Tony 的電話，轉達新朋友 Peter 謝謝教會幾個星期來對他的關心，並向大家道別，希望來生再見。

王牧師一聽，立刻同 Tony 到 Peter 工作地點找人。結果人找不到，只好告訴他老闆幫忙救人。

城市這麼大，去哪裡找人？王牧師與 Tony 不知如何是好，兩個人站在路邊禱告，求上帝阻止 Peter 自殺。

Peter 第一次來教會，就將心中的煩惱向大家傾訴。原來，他

因酗酒駕駛，闖了不少禍，不久要出庭，心中充滿憂懼。王牧師特別安排幾個弟兄照顧他。Peter 深受感動……想不到他現在要自殺。

整個下午，王牧師動員幾個關心過 Peter 的弟兄，不停打他的手機與他聯絡。Peter 與弟兄一一道別，就是不肯透露所在地。最後王牧師只好報警，希望警方能找到他。

上帝垂聽禱告，Peter 雖然試圖自殺，卻沒有成功，後來進了精神病院，住了兩個禮拜。弟兄們探望他、鼓勵他。他後來的路雖然曲折，但因為嚐過無條件的愛，心中有希望，仍然一步一步走了下來。

每一次過年的時候，王牧師收到 Peter 的問候，心裡都得到很大安慰。他感謝上帝保守了這個生命，感謝上帝多年前那個刻骨銘心的痛苦經驗，帶來了自己與教會的成長。 ◆

註：

1. 資料來源：American Foundation for Suicide Prevention。
2. Bill Blackburn, 《啊！自殺？》，孫宇斌譯（台北：宇宙光，2002）。

編註：

讀者可上網查詢美國各州與其他 40 多個國家的自殺熱線：<http://www.suicidehotlines.com>。

作者現在美國教會。

走出抑鬱的低谷

| 秦文娟 · 徐理強 |

基督徒相信，人生中的難題是上帝容許臨到我們身上的，目的是教導我們。這些難題帶來的痛苦，有些甚至是我們似乎無法承受的，讓我們跌入了抑鬱的低谷。

如何走出抑鬱的低谷，最終看到上帝的祝福呢？憂鬱症真只是疾病嗎？我們不妨看看秦文娟姐妹的故事，以及徐理強醫生的評析。

陳聯松 攝

文娟的自述

我人生的前 30 年，即使是連續受到重大打擊，也沒有得憂鬱症。

打擊一：妹妹過世

1977 年，我妹妹文霞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，成績優異，很快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，為此全家特別高興。

6 個月以後，文霞告訴我，她舌頭下長了一個包，不斷擴大。我建議她去看醫生。醫生診斷為唾液腺癌。因此很快將舌頭和顎

部切除，同時進行放療和化療。

可是癌症迅速擴散，加上不能吃飯，只能靠管子輸送營養，妹妹健康直線下降。全家心如刀割。

在痛苦絕望中，幸得教會牧師和弟兄姐妹愛心關懷，每天有人在醫院陪伴妹妹和我們這些家屬，並為我妹妹迫切禱告。

妹妹遂信主受洗。手術後半年安息主懷。她離世時只有 22 歲，卻帶著主的平安而去。

打擊二：大女兒唐氏症

妹妹癌症末期的時候，我大女兒 Vicky 出生，生產過程順利。

產後，我丈夫跟醫生談過話，回來臉色沉重。我追問他多次，他才說出，Vicky 是唐氏症嬰孩。我心裡茫然，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空洞感。

在上帝的保守中，我竟然沒有發生產後抑鬱。

Vicky 一歲時，丈夫在麻州找到工作，我們就搬家到麻州。當地對殘障兒童有很好的服務。Vicky 是一個非常喜樂的小孩。我們陪她成長，雖然有說不盡的辛酸，卻也有很多喜樂，也學到了對別人的體諒。

丈夫在事業上很有成就，原本非常驕傲，可是卻因為 Vicky

而謙卑下來，悔改信主。1982年，Vicky 5歲，因心臟衰竭而去世。

打擊三：婆媳之間的矛盾

1979年搬到麻州後，婆婆從台灣來探望我們。她來以前，我們不敢把Vicky是唐氏症兒告訴她，希望她來了以後才討論，這樣她可能比較容易接受。

可是當婆婆發現Vicky有唐氏症之後，非常不高興，我們婆媳關係突然變得很緊張。有一天，婆婆對我說，“你跟我一起拜佛罷。”我聽了很吃驚，心裡禱告後，對婆婆說：“我凡事都可以依從你，唯有拜佛不能。”

因這件事，婆婆跟我們住了一段時間後，就搬了出去。後來她就回台灣了。

我們一直為婆婆禱告，我丈夫也向她傳福音。2002年，我們帶了4個女兒、2個女婿，全家回台灣探望婆婆，婆婆被孫女和孫女婿的愛感動，決志信主，拋棄她拜了60年的佛，開始每天讀經禱告。

有一天，婆婆竟然向我道歉，說她以前對我態度不好，對不起我。我們抱在一起，因著喜樂一起大哭。對我來說，這簡直是一個神蹟！

打擊四：第二對雙胞胎早產

在大女兒Vicky兩歲的時候，我們生了一對雙胞胎Jennifer和Karen，活潑健康。

1986年，她倆8歲的時候，我又懷了雙胞胎。沒想到在20週的時候早產，一個3磅，一個只有1.5磅。

20週大的早產兒能健康存活的机会，不是很大。我們夫妻心裡非常著急，眼看他們在保溫箱裡，卻愛莫能助，一心只盼神蹟出現，他們才可能度過漫長的危險期。

感謝主的大能和教會弟兄姐妹迫切的禱告，6個月後她們平安出院。現在她們兩個已經大學畢業，一個已經結婚。

人到中年，抑鬱症開始

2007年，我母親去世。她一生有許多痛苦和壓抑，我多次想幫助她，卻沒有效果。同年，我的一個好朋友也因癌症去世。再加上教會裡出了一些問題，我的情緒開始低落。

我不明白的是：為什麼當年一連串的打擊，我可以靠著上帝安然度過，沒有得抑鬱症，現在卻無法超越？

低落的情緒影響了我的睡眠。半夜2、3點醒過來以後，我就很難再入睡。低落的情緒也影響胃口，加上消化不良，我的體重一下掉了20磅。

看家庭醫生，吃中藥，都無效。我去看基督徒輔導師，諮詢了兩三次，知道自己必須謙卑依靠主，可是卻身不由己。情緒、睡眠、胃口等，沒有任何改善。特別是半夜裡醒來失眠，身體疲憊，腦子由不得自己控制，難過不堪。起來唱詩、讀經，根本無法集中精神，毫無喜樂。我非常自責、沮喪。

掙扎了一年，情況越來越糟。我終於決定去找教會裡的一位長老，他是精神科醫生。他告訴我，

我得了抑鬱症。他認為，我以前可以勝過一連串的打擊，可是現在卻做不到，主要是因為進入中年，基因功能承受不了環境誘因的壓力，大腦功能出現紊亂，所以產生抑鬱症狀。我需要服抗抑鬱的藥物，特別是針對睡眠與胃口的問題。

我接受了他的建議。服藥大概一個多月以後，情況開始進步。3個月以後，我的情緒、睡眠、胃口、體重、體力、信心，基本上恢復正常。在主裡的喜樂又回來了。

我持續服藥兩年，就毫無抑鬱的症狀了。所幸藥物也沒有給我帶來任何副作用。停了藥兩年後的今天，我沒有抑鬱，非常喜樂、平安。

回想起來，我並不認為自己得抑鬱症的時候，靈性上有什麼退步，或者信心有什麼特別的軟弱。只是揮之不去的抑鬱情緒重壓在心頭，加上失眠、乏力、沒有胃口，竟然叫我無法經歷上帝的同在和醫治，也無法落實理性上對上帝的信心。

徐理強醫生的分析

在討論文娟姐妹的案例之前，我們先來看看，什麼是抑鬱症。

抑鬱症是什麼？靈性問題？健康問題？

目前，醫學界精神科普遍認為，抑鬱症（憂鬱症）是一種大腦神經功能紊亂疾病，發病原因是基因與環境誘因的互動。抑鬱症跟其他疾病一樣，可以根據臨

床標準來診斷，也可以用驗血來確定診斷。

對抑鬱症的治療，基本有兩個方法：輔導和藥物。輔導可以幫助病人減少或應付誘因，藥物可以減少大腦功能紊亂帶來的症狀。從精神醫學的角度而言，抑鬱症屬於健康問題，因為它是一種病。

可是，許多基督徒心理學專家卻不認同。基督徒心理學家愛德華·韋爾契在他的暢銷書《憂鬱症——重生之歌》（使者，2012）中說，抑鬱症雖然可以根據美國精神科學會定下的標準來診斷，卻不代表就是一種疾病。

韋爾契博士對藥物治療抱有懷疑。他認為，抑鬱，無論輕重，基本上是靈性的問題。輔導時，應該針對病人與上帝的關係進行輔導。不過，他對處理抑鬱的建議，基本上是從減少或勝過誘因著手。

韋爾契立論中肯，不談趕鬼或邪靈干擾。他的書裡有很多好建議。舉例來說，他認為抑鬱症很可能是在提醒我們：生命中出現了一些隱藏的問題（第3章）。他列出痛苦的5個來源，但他也承認，很多時候痛苦是一種奧秘（第4章）……

總的來說，韋爾契博士的治療方式，是從信仰為出發點，幫助患者處理和勝過環境、內心的

誘因。他的論點，跟我們上面所提的治療原則（針對誘因和基因的互動）並不矛盾，也沒有脫離這個治療原則的架構。他並沒有提出一個全新的治療原則，他側重的是減少誘因，而不是直接（用藥物）緩解或消除症狀。他與社會上一般的輔導，目標與目的是



沮喪，這是抑鬱症的病狀，不是輕微的抑鬱，也不是一般的情緒低落。

上面已經提過，抑鬱症是大腦功能紊亂疾病。抑鬱症大腦功能的紊亂，可以用大腦掃描測試出來，也可以用血液檢測來證實。

治標？治本？

有些人以為，基督教輔導可以治本，而一般輔導或藥物治療只能治標。這是誤解。要治本，必須改變那些跟發病有關的基因或基因的功能。然而，目前做不到這一點。無論是以輔導來減少或勝過誘因，還是用藥物直接紓解或消除症狀，都是治標。

抑鬱症的復發率，在30%-60%之間，並不是100%。

林延齡 攝

相同的。唯一的不同，是他處理誘因的理論基礎：他從聖經出發，同時摻入不少心理學理論。

抑鬱症跟平常情緒低落不一樣

正如韋爾契博士在書裡所說：抑鬱的情緒有輕有重。美國精神科學院跟國際衛生組織，稱抑鬱症為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，持續輕微的抑鬱則為 Dysthymia。

如秦文娟姐妹的症狀：持續（超過兩周以上）的憂傷，毫無喜樂，失眠，沒有胃口引起體重減輕（3公斤以上），乏力，自責，

可見雖然是治標，治療效果還是很好的。目前大部分的疾病，如高血壓、糖尿病、高血脂症、各種癌症，都只能治標，尚未找到治本的方法。這些病停藥後的復發率，一般來說跟抑鬱症的復發率相同。

靈命更新與抑鬱症治療

筆者相信，靈命成熟與精神健康，基本上是兩回事——儘管有時候二者會有部分重疊。歷史上靈命很好的聖徒，如馬丁·路德、司布真、盧雲、德蕾莎修女等，都曾患有抑鬱症。換言之，

靈性好的基督徒不一定精神非常健康，因為靈性再好也不能改變發病的基因。反而，很多非基督徒，甚至抵擋上帝的人，卻沒有患抑鬱症。

當然，靈性好的基督徒，應該更有能力勝過誘因，在危難中站立得住。所以，靈性好對精神健康的確有幫助。過去 10 年，很多研究報告指出：有基督信仰的抑鬱症病人，跟不信主的抑鬱症病人相比，抑鬱症比較不容易復發，而且病情比較輕微（註 1）。

所以，基督徒若得了抑鬱症，可以一方面尋求治療，一方面找屬靈長輩培養靈性、更新生命。不一定要從基督徒輔導者那裡，同時尋求治療和靈性更新。

結論

我們不能否認，抑鬱症在華人教會中日益嚴重（註 2）。國際衛生組織多次宣佈，抑鬱症已經成為目前世界第二大公共衛生問題。

近年來，大腦神經科學進步，

抑鬱症大腦功能紊亂已經有客觀的測試根據，誘發抑鬱症的基因之一也已經找到。韋爾契博士和很多基督徒輔導學家認為抑鬱症不算病的看法，已經落伍了。可惜這誤解在華人基督徒圈子裡還是非常普遍。

基督徒崇尚真理。對於抑鬱症，我們應當放下成見，接受有客觀事實與數據支持的研究資料。這些資料告訴我們：抑鬱症大腦功能紊亂的症狀，是相對容易治療的。對 80% 的患者來說，治療的效果是很好的（註 3，4）。

我們當然承認，苦難臨到我們，是有上帝的旨意。可是，聖經也告訴我們，有病就應該尋求醫治。連保羅都對提摩太說：“因你胃口不清，屢次患病，再不要照常喝水，可以稍微用點酒。”

（《提前》5：23）一個人能夠走出抑鬱的低谷，同樣是有意義，而且可以榮耀上帝的。 ◆

註：

1. Harold Koenig, Dana King, Verna

Carson: *Handbook of Religion and Health* (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12). 第 3 章跟第 7 章裡，對過去 10 年有關信仰對精神病（包括抑鬱症）患者影響的文獻，有很好的述評和討論。

2. 林國亮“如何應對教會中憂鬱症的現象”，《舉目》56 期，2012 年 7 月，26-30 頁。
3. Mayo Clinic. <http://www.mayoclinic.com/>
4.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. <http://www.nimh.nih.gov/health/publications/depression/how-is-depression-diagnosed-and-treated.shtml>

作者為精神科醫師，來自香港。現為塔夫茨大學醫學院（Tuft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）精神病學教授，兼波士頓亞裔精神病門診中心主任（Asian Psychiatry Clinic at Tufts-New England Medical Center）。

博君
一燦

牧師與穆斯林

炎言

北美華人教會中，有進入成人期後才移民美國者，也有從小就住在美國，或是出生在美國的華裔。雖然在後者中，有人中文講得很溜，但也有不少人在說中文的時候，是將腦中的英文思想直接翻譯成中文的，並因此鬧了不少笑話。

比如：“穿”衣服、“戴”眼鏡，等等，在英文中，都是用同一個動詞“wear”，若直接翻譯成中文，就成了“穿”衣服、“穿”眼鏡、“穿”手錶、“穿”耳環……

又如：會友用英文稱姓林的牧師為“Pastor Lin”，直譯中文再加上發音不準，就成了“穆斯林”（牧師林）！

聖靈乎？人為乎？

「饒孝柏」

靈恩問題一直困惑著不少信徒，尤其有心追求的。

我們都渴慕被聖靈充滿、服事滿有聖靈的能力。不過在追求時，當分辨，那是在“追求真理”，還是“渴慕現象”？

大衛·鮑森（David Pawson，註1）提到，“慎思明辨”（《林前》14：29）和“辨別”諸靈（《林前》12：10）是同一個字。前者是動詞，後者是動名詞，其字根相同，是“judge”，分辨、審判之意。因此，“辨別諸靈”並不排除“理性的分辨”。“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；但要凡事察驗，善美的要持守。”（《帖前》5：20-21）

什麼是“理性的分辨”？不是根據人的理性，是根據聖經整全的教導。因為，唯獨聖經是“上帝所默示的”（《提後》3：16），聖經有上帝無上的權威。使徒保羅也是“本著聖經”與人辯論（《徒》17：2）。

為什麼要注意“整全的教導”？因為應用聖經不能斷章取義。撒但隨己意採用經文，被主耶穌一一駁回（參《太》4：1-11）。解經，尤其對有爭論的問題，必須注意聖經全面的教導。

保羅指出，太高舉方言的教會像“小孩子”（參《林前》14：19-20a）；《希伯來書》5：

14則勸勉信徒要“長大成人”，能夠“分辨”（參《來》5：14）。“分辨”這個字，正好又與“辨別諸靈”的“辨別”是同一個字。因此我們應當本著聖經，對教會中各種的靈恩現象“慎思明辨”。

以下係筆者寫給幾位以“靈恩為導向”的教會領袖的信件，也供教會中渴慕追求的弟兄姐妹參考（註：標題是後加的）。

致某幾位以“靈恩為導向”的教會領袖

親愛的XX牧師：

主內平安！

瞭解你們多年忠心、捨己、不分晝夜、勞苦地為主擺上，也知道你們的教導非常有力，使人蒙恩，得救的人數天天加給教會。這些都是極正面、非常寶貴的服事。為你們大大地感謝主！正因如此，若是你們可以“減掉”一些不是出於聖經的作法，走出一條完全符合聖經的“靈恩路線”，豈不是可以成為全世界教會的表率？

為了寫此信，我切切地禱告，不斷求問上帝，我該寫這封信嗎？猶豫了3個禮拜，還是感動不斷，深知應當用愛心大膽地向各位說誠實話。



我盡力謹慎只提“聖經原則”，少提自己的看法，好讓我們一同回到聖經。不是說你們不尊重聖經、不傳講聖經，而是當你們本著聖經傳揚基督時，若能在“靈恩現象”上，也嚴謹地遵循聖經的“明訓”，就完美了。

兄弟曾奉勸理性導向教會“加”些聖經裡許可的“靈恩”，如今又勸你們“減少”些聖經明訓“不支持”的作法。一加，一減，就平衡、成全了上帝的心意了。

你們現在經歷的某些現象，也會帶來成就。但是若聖經不支持，寧可尊重聖經，順服聖經的教導。請試著這麼想，誰敢超越聖經的明訓？要有多大的膽量啊！其實，大多數人，並沒有故意違背上帝（聖經）的意思，可是對待這類問題確實不夠嚴肅。

一、方言問題

方言問題，還是用實例說明，比較清楚。

（一）教、學、操練說方言

在貴教會“XX聚會”裡，孩

子們做過這樣的見證。

X 小弟說：“老師還教我們方言禱告。過了不久，幾乎所有的人都會方言禱告。”

Y 小妹說：“也學會了方言。”

在某個成人聚會裡，也有人見證說：

“我去 XX 聚會。當知道要領受方言時，我很認真地舉手領受。師母說要用信心領受。雖然當時還不明白怎樣叫用信心領受，不過當旁邊的姐妹叫我重複她的方言，我也開始好像牙牙學語一般跟著發起音來。後來 MJ（一位姐妹）將牧師、師母領受方言的經歷說給我聽，我才知道原來方言是要跟上帝求的，並且也是需要練習的，才明白方言是天國的語言，不叫撒但聽得明白……

“在我第一次參加 XX 營會時，前面的姐妹也要我們用方言禱告。”

（二）與聖經明訓對照

聖經明訓：

“說方言……都是……聖靈……隨己意分給各人的。”（《林前》12：10-11）“豈都是說方言的嗎？”（《林前》12：30）

教方言、學方言、要所有人說方言，是明顯違反聖經的。方言也不應當出於“教、學”，使“人人都會方言”，而是“聖靈隨己意分給各人的”。不是方言不好，是人的作法（人爲的方式）違反了聖經的明訓。

聖經的明訓是，方言不是藉摹仿、操練而得的，是聖靈隨己意分給各人的。“叫我重複她的

方言”、“方言……需要練習”的作法，是不是已經侵犯了聖靈的主權？若深入思考，問題蠻嚴重的。

聖經又教導（大意）“聚會時，不要用方言禱告”、“聚會中，方言若不翻譯出來，就當閉口”（參《林前》14：23、26-28）。可是那位姐妹說，聚會一開始，就要她們用方言禱告——這也是違反了聖經的明訓。

保羅了不起的地方，是他自己說方言“比眾人更多，但在聚會中寧可不說”（參《林前》14：18-19）。今日，有些牧者，在教會公禱時，常要加上幾句“方言”，並鼓勵或暗示會眾，在同聲禱告時用方言。可是從聖經看，聚會時，會眾都使用悟性禱告，比摻雜著“方言”要合乎聖經的明訓（《林前》14）。

大衛·鮑森（David Pawson）說“保羅清楚地教導說，在集體敬拜中，悟性很重要……保羅私下喜歡用靈性敬拜……但在公眾的聚會裡，他寧可用悟性……若有人辯說：‘我說我的方言，跟別人有何關係？’那是孩子氣，不是大人的想法（參《林前》14：20）。欠缺思想就是幼稚。”（參《真道與聖靈》，p. 165）

（三）撒但聽不懂方言？

再請看看這類的教導：“方言是天國的語言，撒但聽不明白。”這個說法，似乎暗示：如果撒但聽得懂人悟性的禱告，他就可以破壞。所以，要用撒但聽不懂的方言禱告。這就使信徒誤以為：方言禱告超越悟性禱告。

怎麼知道撒但聽不懂方言？聖經只說聚會中的人可能聽不懂（參《林前》14：2、16），沒有提及撒但聽得懂或聽不懂。

我們從聖經知道，上帝會垂聽我們悟性的禱告。譬如，《徒》10：31“哥尼流，你的禱告，已蒙垂聽。”那時他的禱告必定是悟性的，因為他說方言是後來的事（10：46）。

上帝垂聽我們的禱告，跟撒但聽得懂聽不懂毫無關係。上帝的能力，也不會因為撒但聽得懂，而無法施展。上帝聽不聽我們的禱告，跟我們的禱告是否合祂的心意有關（參《約》9：31），跟撒但是否聽得懂無關。

既然聖經沒有啓示“撒但聽不懂方言禱告”，那麼爲什麼還要這樣教導信徒呢？是爲了強調方言禱告的重要，爲了“高舉方言”？主耶穌醫病趕鬼，都是用悟性的話。保羅說“我要用靈禱告，也要用悟性禱告；我要用靈歌唱，也要用悟性歌唱。”（《林前》14：15）看來靈和悟性，沒有誰比誰強。保羅對“高舉方言”的哥林多教會的勸勉，就是勸他們不要“高舉方言”——這是《哥林多前書》14章整章主要的意思。

保羅也教導信徒“不要禁止說方言”，可是他更明確地強調了方言應用的時間、功用和地位（參《林前》14）。

（四）聖經中，對方言的規範

聖經明訓：

1，不是信徒人人都會說方言。



(參《林前》12：4，恩賜原有分別；12：16-19，並非全身都是“眼”、“耳”……身體是由不同的肢體“恩賜”構成的。12：30，“豈都是說方言的麼？”) 2，方言不是藉“教、學”而得，乃是聖靈“隨己意分給各人的”(《林前》12：11)。

3，方言是對自己和上帝說，爲了造就自己(參《林前》14：28、4)。

4，聚會中不要說方言，除非有人翻譯，且最多三個人說(參《林前》14：23-28)。

5，聚會不可混亂(參《林前》14：33)。

這是上帝給方言恩賜的規範，不可逾越。

二、“倒”與能力

除了方言外，聚會中還有“倒”(倒地)的現象。對“倒”，聖經沒有提過。可是明顯地，貴教會牧者刻意地導引(或說推動)這種“現象”。例如，貴教會某小孩說，老師告訴他們：“當你倒下去時，會感受到一種大能。”

請問，這樣教導，聖經根據在哪裡？什麼是上帝的大能？爲什麼一定要倒下去？爲什麼一定要感受到這類的“大能”？耶穌有這麼做嗎？保羅有如此教導麼？爲什麼要這樣教導孩子？孩子是張白紙，老師這麼教，孩子當然就這麼做了。於是教會路線，從孩童起，就定型了——要在某種“聚會”中，用“倒”來經歷上帝的“大能”。

不錯，有些人“倒”了以後，

有特別的經歷。可是我們不能根據某些人的經歷，來制定教會路線。這會讓人不自覺地去追求“現象”。讓聖靈主動，才是尊重聖靈。

我知道有些人是被教導而“倒”的，如上所述；又如，按手者對“被按又沒倒”的人說“你要順服”；或“按手者”輕推“被按者”的前額，後面或左右兩人輕拉一把，人就順勢而倒——這不是“聖靈的作爲”，而是“人爲”。

超越聖靈，加上人爲，這錯誤有多麼嚴重呀！

三、怎樣防範假先知、神蹟、奇事？

請留意主耶穌這些話：“你們要謹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們。”“因爲假基督、假先知將要起來，顯大神蹟、大奇事。倘若能行，連選民也就迷惑了。看哪，我預先告訴你們了。”(《太》24：4，24-25)主耶穌要教會對“神蹟、

奇事、能力現象”謹慎設防。

如今，教會竟然教孩童方言、“倒”，這就讓他們對“奇事”不設防了。有一天來了“大神蹟、大奇事”，他們只知道興奮，怎麼會想到去察驗，是否有“假先知”藏在背後？

有靈恩傾向的弟兄姐妹，非常喜歡且尊重“先知的預言”，甚至連預言沒有應驗，也會解釋：“這是尚未成熟的先知，還在操練期。在學習的過程中，難免犯錯嘛。”可是卻輕忽主耶穌釘十字架前，這麼重要，諄諄的告誡，這真是令人訝異！

那麼，如何對假先知、神蹟、奇事“設防”呢？

簡單說：心地純全，絕對誠實；完全順服聖經教訓；只要“聖靈主動的作爲”，拒絕聖經之外加料的“人爲”。這就是一道基本防線。

進一步說，可從以下4方面察驗“假師傅”：

(一) 真理有無偏差

1，將絕對真理講成相對，是異端。如，“聖經都是上帝所默示的，是上帝的話”，這是絕對真理。如果有人聲稱，“聖經不是上帝的話，只是含有上帝的話”(註2)，把聖經有上帝絕對的權威，說成相對，就是異端。

2，試驗是否真來自聖靈。如，承認耶穌基督道成肉身，或認耶穌基督是“主”(參《約一》4：1-3；《約二》7)。

(二) 道路有無偏激

將相對道理講成絕對，是極

端。如上述，信徒人人操練說方言、教小孩倒下感受能力等。

(三) 行為有無不檢

請參《太》7：15、20-23。

(四) 生活有無不當

如果牧者過度注重生活享受、講求個人權柄，對其要察驗。

“弟兄們，你們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說話的眾先知，當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樣。”（《雅》5：10）

“你們蒙召原是為此，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，給你們留下榜樣，叫你們跟隨祂的腳蹤行。”（《彼前》2：21）

四、以靈恩為導向？

你們說：“教會靈恩還不夠，而不是太多。”不知這話是你們的創見，或是複述別人？無論哪種，都會帶領教會不知不覺地“以靈恩為導向”。

讓我們用上帝的標準，看這話（這個方向）對不對：

(一) 看主耶穌

主耶穌最有聖靈的大能和恩賜。可是，只要群眾眼光偏離，專注於祂的恩賜、能力，以及今世之福時，主耶穌立刻迴避（參《可》1：32-38），或馬上把群眾帶回“真道”的路上——即使眾人“無法領受”，祂也不妥協。甚至當門徒“多有退去”，祂也不遷就（參《約》6：66-67）。每當眾人被“能力、恩賜”所吸引時，主耶穌總是要他們調正焦點（例如叫病得醫治者不要宣

揚）。

不是說教會當棄絕神蹟、奇事、病得醫治等，耶穌行神蹟、醫病、趕鬼，可是祂不以這些為導向。祂連這種“傾向”都沒有。當會眾產生誤會時，祂總是避免、警告或糾正（這是注重靈恩的教會所缺乏的——這些教會不但不警告、指正，反而贊成、鼓勵）。

(二) 看經訓教導

哥林多教會是追求恩賜及現象的教會，保羅希望他們多用悟性。他說，若單單注重恩賜，就像個“小孩子”。他勉勵他們“在心志上不要作小孩子……在心志上總要作大人”（參《林前》14：20）。

哥林多教會“在恩賜上沒有一樣不及人的”（參《林前》1：7），可是保羅提醒他們，不要定睛在神蹟上。保羅“定了主意，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，只知道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”（《林前》1：22a，2：2）。“定了主意”，這是保羅重要的決定，是上帝藉他為教會擬訂的路線和方針。

簡言之，保羅要把教會從追求靈恩、神蹟的傾向中拉出來，而非丟棄靈恩和神蹟本身（參《林前》1：22-23a，“猶太人是要神蹟，希臘人是求智慧；我們卻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”）。

我並不是說貴教會不傳基督、不講十架。你們的教會也充滿迫切的禱告、認罪的禱告、釋放的禱告、流淚的禱告，這方面你們甚至強過其他的教會。這些都是美好而需要的（參《路》

11：8；《詩》32：5；《徒》4：24-31；《來》5：7）。若能進一步跟隨主耶穌的腳蹤，順從聖經的教訓，“減少”不必要的“現象”，豈不更好？何不試試，看結果會如何？

因此，兄弟本著聖經，建議放棄在聚會中追求任何“現象”，只遵照聖經的明訓行。根本不必在乎有沒有“現象”，也不要“人為”的方式去推動。其實你們要改變的並不多，卻是要在大方向上回到聖經（也算是個大轉變）。

進一步，不但不加上“人為”，反而根據主耶穌的教訓、聖經的教導，為信徒設立“防線”。到有一天假先知行出大神蹟、大奇事，連選民都被迷惑時，你們所餵養的信徒仍能夠分辨、不受迷惑、站立得穩。

如此行，相信教會必定更加向前。我是憑著對“上帝的話之信心”如此說的。

結語

上面寫了一大篇，多是觀念的問題，其實具體要實行的並不多，且相當簡單，只有“四不一要”。

四不：對不合聖經的現象，不暗示、不導引、不鼓勵、不推動。如果想更簡單地說，那就是只有“一不”，就是對不合聖經的現象“不贊成”。

一要：要教導主耶穌所提出的嚴重之警告。

願你們成為完全在聖經規範中的靈恩教會，成為現代眾教會的表率。

E時代的靈修實踐

| 新民 |



基督徒的個人靈修，在很大程度上傳承了先賢們的美好傳統。讀經，默想，禱告，讚美，成為靈修的必備內容。有些認真的基督徒還特別學習古人早起的習慣，在天亮之前就起床靈修。筆者在有孩子之前，亦曾嘗試早起靈修的習慣，多有收益。但這E時代的今天，基督徒的靈修實踐可以多樣化，也與當今的時代脈搏合拍。

筆者自從擁有 iPad 與 iPhone 之後，發現靈修是如此方便。網路聖經不僅中英文兼備，而且有很豐富的靈修資源。YouVersion 版本的靈修包括許多類，而且不斷加添新的資源。有牧者個人的（比如 Rick Warren 的標杆導向的靈修，Francis Chan 與 David Platt 的門訓讀經靈修），有整本或部分新舊約聖經循序漸進按章閱讀的，有主題式的，有適合年輕人

成長的，有適合父母育兒的，有合乎教會年曆的（耶誕節，受難節，復活節）。這些靈修資源，都是基於聖經的經文，週期從3、5天到一、兩年不等。讀者可以閱讀默想當日顯示的經節，或瀏覽包含經節的整章聖經，盡在滑指之間。

每一天第一次打開網路聖經，都會出現每日金句，讀者可以自己默想，也可以讀後上傳到社交網站與朋友們分享。如果某一天忘了靈修，下次打開的時候，你可以自行補齊，或者重新設定靈修進度。如果你連續數日堅持靈修，你會在電郵裡收到鼓勵信函。

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的普

及，改變了靈修的實踐。我們可以隨時隨地靈修，無論是早晚上下班搭火車、公車的路上，還是工作中小憩、午餐之餘，或是家裡、家外休息之際，都可以進行。

筆者鼓勵大家每日有多而短的靈修，讓上帝的話語從日出到日落，不斷提醒我們，使我們的心靈 24/7 與上帝有美好契合的靈交，從而真正達成靈修之目的，越來越像基督。 ◆

作者現居新澤西州。

（上接 42 頁）

我實在沒有批評你們的意思，只是照聖經提出一些看法，供你們對照、參考、思想。我並非反對貴教會，而是衷心希望貴教會依循聖經，被上帝全然建立。

在禱告中如此坦誠交通，願主鑑察記念，並願不會引起你們

心中不舒服。

敬祝 主恩同在
孝柏 敬上 ◆

註：

1. 大衛·鮑森 (David Pawson)，“新舊約縱覽” 影音課程，好消息衛

星電視台 (GoodTV)

2. 馬有藻，《基督教神學思想史導論》（香港：天道書樓，1979 初版），p. 279。

作者為傳道人，現居美國加州。

中國教會60年(五)

雜草叢生

謝文郁

(繼《舉目》58期, p.44)

1989年，對於中國來說，是不尋常的一年；對於中國教會來說，也是不尋常的一年。這一年春天，在北京發生了一場政治“動亂”，波及全國、全世界，觸動了中國社會的每一角落，挑動了每一個人的神經，在中國人心中注入了一種社會意識，驅動了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。

這場運動的實質是，一批浸淫在80年代自由主義思潮中的年輕知識分子，在美好理想和善良願望的驅動下，想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改造中國政治。他們希望在學生運動中實現這一理想。這種一廂情願的想法，在殘酷的中國政治面前，如卵擊石，頭破血流。

這場政治動亂最終成了一把雙刃劍。一方面，那些積極參與運動的自由主義旗手，在嚴峻的政治壓力下被迫外逃，最後只能在西方國家的庇護下，在海外搞所謂的“民運”。留在國內的代言人也無處發聲，只能閉關自守。

另一方面，這場運動對政府的意識形態也是毀滅性的。自始至終，在如何結束這場動亂的問題上，人民的期望和政府的做法完全對立。當這場運動被政府強行用暴力壓制時，人民對政府的信任跌至谷底，政府所倡導的信念從此失去號召力。

之後，中國社會進入了所謂的信仰空白時期。

宗教熱情的蔓延

人是需要在信任情感中生活的。這一情感先是在父母的懷抱中得到滿足，後是在社會關係中得以滿足，最終則在宗教生活中得以滿足。中國人原本在共產主義理想中，滿足了自己的宗教情感。現在，這個理想破滅了。

信仰空白的生存狀態是令人絕望的。當一切在

理性中看得清清楚楚、從今日到死亡的每一天都按部就班時，生命的意義在哪裡呢？這是令人窒息的生存，政府的宣傳已經失效，自由主義理念已經七零八落。還有什麼可以滿足人的終極信任情感呢？

於是，在20世紀的最後10年，中國這片土地上的每一個宗教場所，包括官方認可的公開宗教場所，如三自教會和天主教的教堂，各種各樣的佛廟、道觀，回人的清真寺，鄉村的祖宗廟等等，都呈現出復興的景象，人氣越來越旺。

佛教的香客人數增長速度最快。大大小小的佛廟，香火熏天。與此同時，基督教家庭教會也呈現了快速發展的勢頭。雖然具體人數難以估計，但是，只要進入河南、安徽一帶，無人不驚訝家庭教會信徒人數的增長速度。

宗教成爲了熱門話題。

文化基督徒現象

在長期的無神論教育中，“宗教是人民的鴉片”。鴉片一詞，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就是罪惡的象徵。它讓人聯想起1840年的鴉片戰爭。因此，對民眾而言，說宗教是鴉片，等於說宗教就是罪惡。

然而國門打開之後，中國人看到的是，西方社會儀態萬種、和諧富足，令人羨慕、嚮往。而且，這個美好的社會，竟然保持著基督教。對於理想破滅、陷入信仰空白的中國人來說，基督教似乎意味著什麼，似乎指向某種奧秘。夾帶著好奇和冒險心態，一些中國人開始去瞭解、重視基督教。

1994年，北京大學哲學系趙敦華教授，出版了《基督教哲學1500年》（北京商務印書館）。讀



畢，大家好像發現了新大陸：原來基督教還有這麼豐富的思想資源！

接著，劉小楓博士加盟香港道風山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，並以此為基地，在中國大陸翻譯出版了大量的基督教神學著作。

在這兩股風潮之下，中國思想界一場影響深遠的基督教熱，如

談妮 攝 火如茶地展開。而且，

在現實生活中，這股基督教熱造就了一大批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所謂“文化基督徒”。

這批人，對政府失去了信心。共產主義理想在他們心中失去了地位。但是，沒有信仰的生活是令人絕望的，他們在閱讀基督教文獻的譯作時，找到了某種共鳴——耶穌的死是為了世人的罪，這是多麼偉大的人格！用劉小楓的話來說：他們感覺到，他們的生命“因信了耶穌基督的死而復活的愛而發生了改變”（《現代語境中的漢語基督教神學》，第28頁）。信仰是有力量的！

他們感受到了信仰帶來的喜悅，公開宣稱自己是基督徒。不過，令他們十分失望的是，當他們走入教會，無論是三自的，還是家庭的，他們都無法呆下去。他們認同基督教基本理念，但無法認同他們所看到的基督教會。

香港神學界在世紀之交，有過一次大範圍的討論，公開質問這些人的信仰：這樣的人算不算是基督徒？他們是麥子，還是稗子？

家庭教會大發展

90年代是中國家庭教會大發展的時代。根據趙天恩牧師的統計，單單河南、安徽兩省的幾個團隊教會（編註：這些教會系統多由數位傳道人開始，共同領導的。），總人數就以千萬計。比如，張榮亮帶領的河南方城教會（後改為華人歸主教會），申義平的中國福音團契（原為河南唐河團契），鄭

獻起的安徽阜陽教會（後改名為中華蒙福教會）等等，據說人數皆在幾十萬到幾百萬之間。

1998年11月26日，申義平、張榮亮、鄭獻起、王君侶4位弟兄，代表各自的團隊教會，聚在華北某地，簽署了一份“中國家庭教會信仰告白”，就聖經論、三一神論、基督論、救贖論、聖靈論、教會論、末世論等七個方面，發表了信仰宣言。受趙天恩牧師的影響，這個宣告努力向海外華人主流教會的信仰宣告看齊，因而看上去相當正統。

不過，這些教會，能否達到其信仰宣言呢？

我們看到，這些教會的傳道人日夜奔走，各處傳講福音，行神蹟奇事，治病趕鬼。往往一次講道，整個村莊的人都決志信主。教會信徒人數急劇上升。一片復興的景象，令人興奮。

信徒的聚會則多在晚上，有敬拜讚美（唱詩、讀經、講道），並當場治病趕鬼。由於政府的壓力，這些聚會採取了秘密的方式。講道一般是依靠自己的讀經“亮光”，和大量的神蹟奇事、故事。教會生活缺少固定的集體查經和主日崇拜。不過，會定期舉辦骨幹同工培訓，邀請信得過的國內外傳道人前來培訓。

這些教會的大多數信徒，在聖經的閱讀和理解上，往往孤立無助。除非成為同工，接受培訓，否則在聖經知識和教會生活上都嚴重“營養不足”。他們的信仰，建立在幾個治病、趕鬼的見證故事上。

這樣的信徒，是不是基督徒？他們是麥子，還是稗子？

是宗派，還是異端？

馬丁·路德發起宗教改革，提出“唯獨聖經”的口號，並反對權威解釋，提倡聖經解釋的平等權。

在新教運動中，雖然大家都堅持“唯獨聖經”，但是，具體到某些經文的理解，意見可能完全對立。比如，在聖餐、嬰兒洗、浸禮儀式等等問題上，新教領袖們的看法迥然相異。雖經協商，仍然無法調和。

這些不同的看法，導致了不同宗派的問世。在一系列的宗派鬥爭中，新教領袖逐漸形成一個共識：只要認信“唯獨聖經”的宣告，對非根本性問題的

不同理解非但不會破壞聖經權威，反而可以藉著彼此交流，加深對上帝話語的認識，更加全面地彰顯上帝的榮耀。

在近代基督教傳教史上，新教諸宗派都努力派遣傳教士進入中國。中國教會伊始即有宗派之爭。上個世紀 30 年代，倪柝聲發起了所謂的“地方教會”運動（即聚會所運動），欲帶領中國教會走出西方宗派之爭。然而，倪柝聲的地方教會不久也自成一派。

華人教會領袖對大一統的教會情有獨鍾，且往往在大一統情結中，堅持自己的聖經解釋，拒斥、甚至打擊其他不同的理解，獨用自己的解釋來一統天下。

趙天恩在評論 90 年代的中國家庭教會時指出：“由於大部分教會負責人的教育程度較低，本身的見識和思考力有限，且普遍在釋經方面的訓練不足，很多時候只執著個人的領受，結果因聖經解釋上的差異而形成不同派別。據說在河南便至少有 10 派，在雲南也有 6 派。各走極端，彼此批評。定對方為異端、邪靈的，比比皆是。”（《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》，頁 475）

90 年代的中國教會，宗派林立。除了西方傳統宗派繼續在中國宣教（主要派遣華人基督徒為宣教士）外，還有很多土生土長的門派。不同的宗派，有不同的教會語言、管理方式、崇拜儀式等等。

比如，北美的召會（李常受領導的教會）傳教士進入中國之後，在敬拜、教義和神學上，追隨李常受。他們的教會被稱為“呼喊派”，發展速度很快。1995 年 11 月，政府把它定性為邪教（同時被定為邪教的還有十幾個新教“宗派”）。

在李常受神學思想的影響下，“呼喊派”成員可以盡情發揮他們的“亮光”。於是，這個宗派進一步又分裂出了許多派別。其中，最顯著的是 1993 年間出現的“真神教會”（別名有“全能神教”、“東方閃電”、“女基督”等）。這個宗派不久被中國政府定性為“邪教”，並從 1998 年開始成為政府的專門打擊對象（其負責人趙維山因此於 2000 年逃到美國並設立美國總部）。

“全能神教”的神學論點，令新教主流教會難

以接受，比如，耶穌再來是“偷偷摸摸”的；耶穌第二次降臨，是以女身在中國降臨；恩典時代已過，現在是國度時代，等等。海內外的華人主流教會幾乎一致認為：“全能神教”是異端。

面對這些形形色色、不斷湧現的教派，如何辨別它們是新宗派，還是異端？如何抵制那些異端？這是擺在中國教會面前的重大課題。

三自教會的迷惘

丁光訓在 80 年代，協助政府恢復教會政策時，努力使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言歸於好，有意識地考慮雙方的意見和利益。他希望做中國教會的公認領袖，而不僅僅是三自教會的。

在 1989 年期間，他在洛杉磯訪問時，甚至公開呼籲取消三自教會，確立基督教協會為中國教會的唯一最高協調機構，吸納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為協會的成員，共同發展中國教會。

然而，這一年的政治事件之後，丁主教感受到了政府的維穩壓力，格外謹言慎行。1993 年，他再度應邀訪問美國洛杉磯的富勒神學院。這一次，和他之前訪問洛杉磯不同，洛杉磯的華人教會在趙君影和趙天恩兩位牧師的鼓動下，抵制他的訪問。在他的演講現場，一些華人神學生公開抗議。

這個事件後，丁主教感受到了他和家庭教會之間的隔閡。他發現自己已經無法為家庭教會代言。

進一步，他還發現，他也無法為三自教會代言。

三自教會在 80 年代漸漸恢復了元氣。該交回的教堂，基本都交回了。教會開始擁有牧師和傳道人。信徒、慕道友人數快速增長。一片復興的景象。

然而，三自教會到底秉承了什麼傳統呢？三自教會是一種混合型教會，各個教堂的教義、神學、儀式、管理等等，都承傳了傳教士（屬於各宗派）留下的傳統。在 50 年代的三自運動中，三自教會還來不及消化、融合這些傳統，就無法抗拒地捲入了動蕩的政治漩渦中。進入 90 年代後，三自教會的元氣開始恢復了。很快地，他們發現，那傳統還在藕斷絲連中。

“缸瓦市堂事變”是一個典型案例。北京的缸瓦市教堂，是英國倫敦會宣教士於 1863 年建立的，

於 50 年代三自運動時併入三自教會。1986 年，楊毓東被任命為該堂牧師。1994 年 12 月 4 日，北京市宗教局和北京市三自教會強行解除楊毓東的牧師職位，理由是楊牧師在許多教會事務上不聽從上級指示。

解職之後，楊牧師始終沒有脫離三自教會。他所代表的，便是三自教會內的保守傳統。臨終前，楊牧師說了如下的話：“有許多弟兄姊妹不理解我（與三自合作），這是正常的，因為我不可能向眾人逐一解釋。我想告訴所有關心我的人，22 年的壓制並沒有使我放棄信仰，在缸瓦市教堂 8 年多的服事也沒有將我變成披著羊皮的狼。現在我仍然是個愛主的信徒，我願服事我的主，直到祂接我走的那一刻。”（引自劉鳳鋼的《楊毓東牧師》一文）



缸瓦市堂

保守的傳統和外在的政治，這是兩股對立的力量。三自教會就是在這兩股力量的張力中，艱難地生存。對於某些基督徒來說，最簡單的解決之道，是除去政治壓力，讓教會自行發展。即，脫離三自教會，建立獨立教會——缸瓦市教堂事件之後，即有不少傳道人和信徒自行組織獨立的家庭教會。然而，對於三自教會的大多數傳道人和信徒來說，這種想法不切實際。他們寧願在這個張力中持守傳統。楊毓東牧師便是代表。

丁光訓也感受到了這種張力。他希望通過改變三自教會中的保守傳統，來消解張力。於是，他向西方的自由派神學傾斜，並在公開場合中批評信徒的保守神學觀念，提出“因愛稱義”，來淡化“因信稱義”，等等。在他看來，自由派神學能使教會更適應政治壓力。

1998 年，《丁光訓文集》出版。儘管三自教會領導階層努力宣傳文集，但是，中國教會（包括三自和家庭）反應冷淡。可見，丁光訓雖為三自的最高領導人，他的思想和作為，只是代表三自教會的一股力量。

我們可以問：究竟丁光訓代表了三自？還是楊毓東代表了三自？又由誰來評判？

迎接新的千禧年？

中國教會跌跌撞撞，又走完了一個 10 年（90 年代）。這個 10 年，教會雖仍承受著巨大的政治壓力，但是，這個壓力已經比以往輕了。

當外在壓力減輕時，教會如何生存？如何做事？我們看到，在中國這片土地上，麥子和稗子齊齊生長，混雜生長。那些口口聲聲宣稱自己是基督徒的人，卻排斥和自己的神學、教義、組織不同的基督徒。究竟誰才是真正的基督徒？

這是宗教改革帶來的問題。當年，馬丁·路德提出了“唯獨聖經”這個響亮的口號，衝擊了羅馬天主教的權威。而今，權威已逝，卻

有基督徒僅僅憑著自己的讀經亮光和體會，宣稱自己真理在握，抨擊對方為異端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真假基督徒的辨認，成了嚴重的問題。

聖經解釋權是平等的。任何基督徒，當他相信聖經是上帝的話語時，他在閱讀聖經時領受的，一定來自上帝的啓示。這是毫無疑問的。但是，當他的理解與其他人不同時，他應該成為判斷者，還是傾聽者？

人很容易把自己的亮光和理解當作是真理的全部，從而拒絕不同的意見。這時，他其實是破壞了平等解釋權。中國教會需要一個平台，信徒之間藉此能夠平等對話、彼此接納、共同提高。願上帝親自搭建這樣的平台。

90 年代，中國教會進入了雜草叢生的時代。我們需要認真思考這個問題：我們如何才能行走在上帝的計劃中？

（未完待續）

作者現為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歷史神學教授。

在那榮耀的地方

——解讀《啓示錄》22：1-5

沙偉瓦

回首 2012 年，我們發現，一位又一位屬靈的典範回到了天家，享受安息。這當中包括“牧師中的學者”約翰·斯托得牧師（Rev. John Stott）、在香港教會史上有著精彩一頁的鄧溥年牧師，和華人教會界敬重的釋經、講道權威沈保羅牧師等。原來，回天家近在咫尺。

在《約翰福音》14 章，主耶穌應許所有的信徒：“你們心裡不要憂愁，你們信上帝，也當信我。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；若是沒有，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；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。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，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；我在哪裡，叫你們也在哪裡。”（《約》14：1-3）

多少年來，追隨主耶穌基督的信徒，因這個應許得盼望。

人用盡想像力去猜測天堂，最終卻發現，人的想像力和理解力是如此的有限，很難勾勒出天堂的樣子。

在《啓示錄》中，天使領著使徒約翰看到很多異象。在 22 章裡，老約翰看到聖城新耶路撒冷，隨著上帝榮耀的寶座，降臨到這個世界。老約翰記下了天堂的景象，流淌著生命水的河、生命樹，和樹上的果子等。從這一瞥當中，我們可以更肯定我們的盼望之真實，也對那榮耀之地有深一層的瞭解。

我有幾位到帛琉浮潛過的朋友，都向我描述了在那美麗、清澈的海水中，海中的生命如何倘佯的優美圖畫。在《啓示錄》中，天使讓老約翰看到的是一條有生命水的河，這條河“明亮如水晶”。筆者想像著那幅圖畫，相信一定美麗得超乎人的想像。

聖城新耶路撒冷從天上降臨到世界上，在這榮耀之城當中，那曾經失落的伊甸園也成為永恆之城的一部分（註 1）。在《創世記》中，因亞當和夏娃犯罪，人類的始祖被逐出伊甸園，伊甸園的入口被火劍封鎖。從此，一代代人類用盡辦法，想回到那美麗的家鄉。



談妮 攝

上帝啓示給老約翰的，就是一個新天新地，所有信徒最終的歸所。在那裡有條河，被解經家形容為“上帝供給祂的子民的豐盛生命，任由他們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”（註2）的永生之河，在新耶路撒冷中，象徵上帝潔淨、聖潔和超越的榮耀。

在《約翰福音》中，主耶穌說：“人若喝我所賜的水，就永遠不渴。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頭成為泉源，直湧到永生。”（《約》4：14）生命的泉源，是永遠不斷，並且湧到永生的。在我們活在世界上的短暫時間裡，在我們盼望新天新地的生命河之時，我們可以透過主耶穌，去淺嘗那永恆的滋味。

二

在新耶路撒冷中，上帝的寶座不再遙不可及，而是就在那裡，與所有屬上帝的子民同在。坐在寶座上的，除了創造天地萬物的創造主以外，還有那死在十字架上並戰勝死亡的羔羊。因這寶座的崇高與象徵意義，從它流出的生命水的河也有了更深一層的意義。

從寶座中流出的活水，貫穿新耶路撒冷，屬上帝的每一位子民，都受這活水的滋潤。在這條河的兩旁，生長著生命樹，果實可作食物，葉子可以治病。從寶座流出的生命之水，滋潤著生命樹，而生命樹則供給聖城子民的需要——上帝是一切的源頭，無論在天上，還是在地上，這是永遠不變的。

生命樹是猶太人描寫樂園時，慣用的一個特徵。在樂園當中，生命樹扮演著重要的角色。在新天新地裡，人們要回到生命樹前，享受上帝藉生命樹賜給的永生。羅偉博士在註釋書中說，這一切“是基於‘羔羊所為’，因為當祂以其身體為我們打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之後，至聖所之門就此打開，而人重回‘伊甸聖所’之路也就再次開啓了。換句



朱子聞 攝

話說，因著羔羊的寶血，進到生命樹的途徑已經重新打通”（註3）。

三

幾千年來，無論是透過哲學還是宗教的方式，人們一直尋找著最終的歸宿。“天堂”的概念，存在不同文化、宗教信仰的人心中——佛教徒稱其為“彼岸”、“極樂世界”，道教稱其為“天庭”，其他諸如印度教的“天界”、回教的“天國”（Jannah），都是形容人的生命最後要前往的地方。天使領老約翰看到的新天新地，是上帝榮耀極大的彰顯，同時也是人心中一直渴想的家。

透過主耶穌基督所成就的救恩，凡是悔改、信靠祂的人，都能夠成為上帝國的子民，在新耶路撒冷裡，得見上帝的羔羊的面，在祂的面前事奉祂。

綜觀歷史，從未有人可以與上帝面對面，摩西也最多看到上帝的背影。在新天新地中，屬上帝的子民卻可以來到上帝的面前，與祂相見。這是除了亞當和夏娃以外不會有過的。

而且，不只是與上帝相見這麼簡單而已。當我們與上帝面對面的時候，上帝知道我們是屬祂的人——照經文來說，我們的額上都有上帝的印記。《出埃及記》記載，每一位祭司長的額頭上都戴著一塊

牌子，上面寫著“歸耶和華為聖”。同樣的，如今每位聖徒的額上，也都有上帝的名字，因為我們是祂以重價買贖回來的兒女，也是事奉祂的祭司。

巴克萊指出，看見上帝有兩重意義：產生完全的崇拜——人果真常常看見上帝，生活便會成爲一個崇拜的活動了；產生完全虔敬的心——城中的居民額上印有上帝的名字，象徵他們是絕對屬於祂的。”（註4）

四

世人多少年來的找尋、探索，殊不知一切的答案跟盼望都必須回到主耶穌基督裡。也只有回到主耶穌基督裡，才能夠找到那條回家的路。從《創世記》中的伊甸園開始，經過《但以理書》、《以西結書》、《撒迦利亞書》和《啓示錄》等片段的記載中，人們多少可以知道天堂的景象。

透過《啓示錄》22章1-5節的記述，老約翰讓我們看到上帝應許的成就，更強調了上帝羔羊的作爲，以及神國的降臨。主耶穌應許過祂會再來，而祂再來的時候，不只帶來審判和榮耀，更帶來新天新地和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。人類墮落被逐出家園，但上帝提供了回歸的辦法，讓人能夠再次回到永恆的家園。

家，永遠是人們最渴望的地方。當我們回到那地方之前，我們是否準備好了？在外旅居時所攜帶

的大小、纏累我們的行李，是否已經放下？我們是否已經知道，俗世的東西都是暫時的，終有一天會毀壞，是帶不回去的？

透過上帝的羔羊、透過祂所流出的寶血，每一個人都可以回到生命水的河邊，享受著生命樹上的果實，享受與上帝面對面、一同作王的榮耀。我們期待著天家的降臨，更期待那愛我們的主耶穌再臨。 ◆

註：

1. 格蘭·奧斯邦（Grant R. Osborne）著，《啓示錄註釋，（下冊）》，顧華德譯（台北：中華福音神學院，2008），p. 1026。
2. 巴克萊，《每日研經叢書：啓示錄》，文國偉譯（香港：基督教文藝，1998），p. 273。
3. 羅偉著，《啓示錄註釋（下）》（台北：中華福音神學院，2007），p. 1851。
4. 同2，p. 275。

其他參考書目

- 1.1 季納，《新約聖經背景註釋：啓示錄》，劉良淑譯（台北：校園，2006）。
- 2.2 莫理斯，《丁道爾聖經註釋 啓示錄》，陳詠譯（台北：校園，1993）。

作者現在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進修道學碩士學位。

建造教會領袖訓練材料



“建造教會領袖”訓練材料是一套實用的教會領袖指南。由“今日基督教”（Christianity Today）授權，“海外校園”編譯，以電子檔的形式在網上發行。

作者群彙聚了許多美國在牧會、管理和領導方面，經驗豐富並深受肯定的牧者、基督徒領袖和基督徒企業家。

“建造教會領袖”訓練材料的講義簡潔。透過研讀、評估、討論和應用等方式，幫助教會領袖在面對不同的教會組織架構、異象使命、強項弱項等條件時，合上帝心意地培育、善用現有的教會人力資源，並與自己的團隊同工，一起量身訂出合於自己教會的行動計劃。

詳情請見“建造教會領袖”網站：www.BCL-Chinese.net。

讀《三過幽谷》

| 羽 軒 |

“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為你與我同在，你的杖，你的竿，都安慰我。”——《詩篇》23：4

《三過幽谷》是施芬德（Valletta Steel Crumley）女士的見證（編註：施芬德、耳德華，*Thrice Through the Valley*，蔡麗娟翻譯，增訂本1997年由中國主日學協會出版）。她一生坎坷，苦難重重。然而在黑暗的日子中，她始終堅信上帝的信實，以讚美面對悲傷，一次又一次地越過幽谷，並把福音帶給世界各地的人。

芬德的長子丹尼，在2歲時，診斷出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，生命只剩下短短幾個月了。面對這個讓人難以接受的現實，她安慰幼小受苦的孩子和自己：“耶穌好愛你，祂會時時在你身邊。”

丹尼的病情急劇惡化。這常人看來痛苦不堪的時光，芬德後來卻回憶說：“最後幾個月看似怪異，卻綴滿了歡樂、笑聲和喜悅。”在陪伴孩子的漫漫長夜裡，她思想、禱告，在主的話語中獲得堅強。

幾個月後，丹尼走了。那是1955年。她走過了第一重幽谷……

芬尼和先生漢力在高中是同學，一起參加教會的事奉。後來，漢力放棄大學學業，成為密歇根州克拉瑪市的全職牧師。他講道有震撼力，吸引了年輕的學生，教會日漸興旺。他們也迎來了次子里昂和長女羅娜。

正當一切步入正軌、前景看似光明的時候，漢力查出有淋巴癌。在病床上，他所關心的不是自己的病，而是上帝的事工。他說：“我們只有繼續做上帝交託給我們的、也是我們每個人唯一能做的事。”

當生命又一次進入倒數的時候，漢力和芬德抓緊時間，開始宣教。他們的足跡踏過北美、南美，又到地球另一端的亞洲，直到1963年漢力回天家。

丈夫走了，芬德失去了世上的依靠。這第二重

幽谷帶來了深不見底的悲傷。然而上帝的話語，又一次支持著她，給她安慰。

但打擊並沒有就此結束。1972年，在一個寒冷的冬夜裡，17歲的里昂和15歲的羅娜，一同在車禍中喪生。面對這樣的意外，芬德說：“我知道上帝永遠的大能臂膀與我同在。”失去了先生和3個孩子，這是常人難以想像的打擊，而芬德卻有欣慰：“他們在世時已經預備好見耶穌了。現在他們和祂在一起。”

這些經歷，成了她在教會、家庭聚會和退修會上的見證。人們問她：“你怎麼還能繼續面帶微笑讚美主、述說祂的美善？”她回答：“聖經從來就沒有說，因為我們是上帝的兒女，就得以免去人生要面對的種種嚴酷。痛苦帶來另一種祝福，就是屬上帝的人從生命中漸漸體驗聖靈奇妙的安慰。”

芬德在國際宣教會事奉，10年裡，參加了美國各個州數百個聚會，把福音帶給了無數的人。80年代初，芬德赴台灣參加短期宣教，帶領青年信主。90年代，她參與培訓數百名基督徒，派往世界各地傳播福音。

年過半百，上帝再一次給了她一位伴侶。

在經歷了半生坎坷後，芬德對上帝的愛更加堅定。回首過去，她說：“現在我可以看出，上帝用生命中的幽谷和峻嶺，教導我倚靠祂。祂把成為萬國福分的影響力賞賜給我們。”她鼓勵基督徒：“你，也是耶穌揀選的。只要活出忠信和悲憫，上帝就使用你祝福萬國。” ◆

作者來自上海，現在美國工作。



施芬德近照

愛在冬天

| 一粒塵埃 |

把2個孩子放到 Mother's Day Out 托兒所出來，摸摸腹中的老三，走入停車場。

幾陣冷風襲來，突然意識到：這是在休士頓的第6個冬天了！已經是2012年11月了，休士頓這才開始有點冬天的感覺——一點像北京冬天的感覺。

我的腦海浮現出2006年的最後一天，北京那場漫天的大雪——那是真正的大雪紛飛，全地都白了，清華園格外美麗冰晶……

社科院的小姊妹來看我，我們約了清華團契的幾位弟兄姊妹一起在校園裡拍照。朱自清筆下的荷塘，結了厚厚的一層冰。周圍的雪樹絨花，使整個景緻是那樣的聖潔、寧靜。然而，這寧靜很快被孩子們歡快的滑冰聲打破了，冰天雪地裡湧流出生命的溫暖氣息，和躲藏在我心裡的甜甜期冀裡外相映：L今天回國了。

事情要從2001年的春天說起。那年春天，信主不久的我倘佯在西子湖畔，望著雨滴落在湖面泛起的漣漪，心裡祈盼上主能為我預備一位一起看雨的生命伴侶，讓我成為他最理想的妻子，也使他成為我最理想的丈夫。

我也求上帝保守我們彼此的心門不打開，直到我們在最合適的時候相遇。自從在青年聚會上，聽師母分享了《蒙福的新娘——押撒》之後，我就祈求主讓我成為蒙福的新娘押撒，有一天被帶到為神國爭戰的大能勇士俄佗聶面前。

這樣的禱告，伴隨我好多年。無論是荷花綻開的夏日，或是桂花飄香的金秋，或是臘梅爭艷的冬天，我踏過的地方都抹不去這個禱告的痕跡。

2003年，我離開杭州到北京念博士。

槐花盛開的日子，從麗都飯店到四德公園那一段路徑，落滿了白色的花瓣，兩邊大樹枝子托起拱形的“屋頂”，就像是漫步在聖潔的婚禮殿堂，使我常常幻想和“他”一起步入盟約的時刻。

等候的日子很美麗，不過，有時候，也會有一點點的急躁和疑惑：“他”怎麼還沒有出現呢？當我動搖的時候，主耶穌就溫柔地提醒我：要先品嚐祂的甘甜、榮美的愛，才可能在祂裡面有地上完美的愛情；要先和祂完全聯合，才可能贏得在祂裡面真正合一的婚姻。

主撫平我的焦躁，拉住我失去耐心的步伐，使我安穩地與祂同行。於是，我懇求主幫助我，順服於祂的陶造，成為一位理想的妻子，能夠做弟兄最好的幫助者。

大約是2003年底或2004年初的一個冬日夜晚，我在操場上禱告：求主在大洋彼岸，為我興起一位弟兄。這樣禱告有兩個原因：首先，周圍和教會裡的弟兄本來就寥寥無幾，而且這些弟兄要麼已婚、要麼比我小得多。原因之一，可能是年齡、背景相當的男生都出國了。其次，出國本來就是我不努力卻未實現的願望。

我禱告的時候，很有信心，覺得上帝會成全我（L後來告訴我，那個時候他正在辦赴美讀博的手續）。

之後，等候，還是等候，似乎並沒有什麼跡象。2005年5月，我按耐不住，到師姐推薦的基督徒網

站上註冊了。看到基督徒弟兄 L 的個人資訊，於是主動給他發了自己信主的見證。

雖然，我沒有透露什麼動機，但 L 似乎很敏感，回郵件的時候，善意地提醒我謹慎、不可相信網絡。不管怎樣，從此，我們之間斷斷續續有一些郵件聯絡，只是所談不外乎信仰。

當時，我正著手做博士論文，所以，也請 L 幫忙查找、掃描了不少英文資料。雖然 L 學業十分繁重、時間很緊張，但他從未推卻，每次都撥冗幫助我做這些繁瑣的事。

我一直禱告，求問主：這是不是你為我預備的“他”？但是，除了上帝讓我有一顆“愛弟兄的心”（參《彼後》1：7）、願意作弟兄的代禱者之外，沒有其他的回應。

我們成為了特殊的屬靈同伴。L 遇到重要事情時，會詢問我的意見，請我為他代禱，比如準備受洗見證、選擇聚會、預備博士生資格考試、就業還是繼續讀博等等。

L 也常常跟我分享寶貴的屬靈資源，例如推薦我在線聆聽 2005 年美加西岸“十字架”特會。這在我最軟弱的時候，給了我上頭來的無窮力量，幫助我走出了屬靈生命的瓶頸。

四

守候中的單身姊妹，都會有這樣的軟弱：如果上帝一直沒有為我預備弟兄，怎麼辦？上帝是不是要讓我獨身呢？想到這的時候，我也不免有些害怕。

2006 年 7 月，得知 L 年底要回國一次。而進入博士後流動站的我，下半年卻要去香港訪學一段時間。所以，我就禱告：主啊，若你以為美，你喜悅我們見面，請預備我的時間，使我那時可以在北京。

8 月份的一次禱告中，聖靈提醒我：結婚不是你生命的目的，唯有主是你的目的。我剛強起來，

祈求：主啊，如果 L 是你揀選的那位，請感動他，指引我，也引導我們相見，讓我從他的身上看到印證。若不然，求你幫助我，不要偏行己路，因唯有你是我的目的。

11 月，在香港的時候，我第一次坦然地面對單身的可能，願意完全順服上帝的旨意。我做了如下的禱告（我稱之為“單身姊妹禱告三部曲”）：

主啊，如果你認為，現在還不是我需要婚姻的時候，求你堅固、保守我，讓我的心不孤獨、不寂寞，以免給仇敵留下空子。求你幫助我單單思念你和天上的事，被你充滿、因你滿足。

如果是我還不配，求你建造、修補我，使我成為理想的配偶。也引導我衷心地尋求你的國、你的義。所需的一切，你必加給我，因你未曾將一樣好處留下不給我。

如果你的心意是要我獨身，那麼，求你給我勇敢的心接受這樣的挑戰。

我知道，你所拿去的，你會以自己來代替。求你保守我的心單單戀慕你、被你充滿、因你喜樂。

這一次全然交託之後，我心裡就平靜、安穩多了。我彷彿斷奶的孩子，躺臥在母親的懷裡（參《詩》131：2）。無論上帝在我的婚姻上，存何種心意，我都樂意。我也願意繼續為 L 代禱，願他成為合神用的器皿。

五

似乎是禱告的印證，我回京的日子，剛好在 L 回國的前夕。

在他回國的幾天前，可能是剛剛考完試，他有心情上網閒逛幾分鐘。於是，很難得，我們在 msn 上相遇，並且，他主動給我發了問候。

當時我正在準備論文的幻燈片，為第二天的學術會議做準備。我告訴 L，我有些緊張。L 隨即給我發了一句經文，讓我填空：“舌頭的應對——”



談妮 攝

我答上了，回了過去：“在乎（經文原文是‘由於’）耶和華”（參《箴》16：1）。

很奇妙，那一刻，我覺得心裡的空處被填滿了，隱隱覺得這是上帝給我們的預兆。我知道自己的軟弱，希望不會跑在祂的前面或落在試探裡，就向主禱告：主啊，保守我不胡思亂想。若你有什麼心意，就加倍感動他；若沒有，使我謹守清潔的心。

六

L 是出國後信主的，所以，他希望回國的時候能看看國內的教會。他說到時候請我帶他去參加聚會。我給他留了聯繫電話。這就有了開篇的那一幕，我在冰雪濃妝素裹大地的日子等候，等候 L，和他的電話。

2007年1月3日，接近傍晚了，電話鈴聲響了，那端傳來一個濃厚的山東口音。“好土啊”這是我聽到他的聲音時，心裡的第一個反應。在電話裡，我們確定在教會樓下門口見。

懷著忐忑又有幾分甘甜的期冀，我在教會門口見到了穿著一件土黃的舊棉衣、格外消瘦的 L。我忍不住心裡又開始論斷：他真的是“土人”呵（後來他告訴我，他弟弟為他找了一件舊棉衣，抵禦這裡格外寒冷的冰雪天。又因為回國前半年極其忙碌、緊張，每天到凌晨才能睡覺，他在那段時間格外憔悴）。

我們乘電梯到了樓上的會所。在聚會中間，我覺得主好像用一個溫柔的聲音問我：“女兒，你要對我說什麼？”我心裡回應：主啊，願你的旨意成全！你知道憑我的本性，我看人的外貌，在乎人說話的口音……但你看人心。我願意順服你的旨意。

接下來的幾天，我又帶 L 參加了一些聚會。

我們只在聚會中見面，而 L 的態度和語氣，總是嚴肅，且有距離感。我暗暗地禱告，求主讓我更清楚祂的心意，如果真是出於主的美意，就多多地感動 L。

七

L 返美的前一天，正好是禮拜天。他參加了我們下午堂的主日崇拜。聚會結束後，他說要去附近

的書店，買幾本書。於是我們就一起去了。

在書店裡，他找他的專業書，都不是跟我有關係的領域，所以，我就問他：“我在這裡等你嗎？”沒想到，他沒有客氣，說：“就在這裡等吧。”讓我有一點意外。女孩子的敏感讓我捕捉到：他的聲音變溫柔了，他喜歡我跟他身後的感觉。

買完書，已經是燈火輝煌了，L 邀我一起吃晚飯。我是浙江人，書店大樓裡剛好有一家杭式菜館，我想去那裡。但 L 說想吃麵，我只好跟著他去了地下的大排檔，心裡嘀咕：這位弟兄不會體貼人。

不過，飯後，他又請我到樓上喝了咖啡，堵住了我內心的一點點牢騷。咖啡廳在比較高的樓層，樓外星星點點的燈光格外璀璨。

我們談到了聚會、服事。L 說，他剛開始參與教會服事的時候，教會只安排他搬桌子、凳子。我說：如果上帝讓我們做一個搬桌椅的人，那我們就甘心樂意地做，哪怕一輩子都如此。

我們也談到了神州傳播協會新出的一張碟，和我手頭的一部電影。言語之間，我發現對面 L 的眼神變了，閃爍著光芒：是喜悅，還有心動？

這是一種全新的戀愛感覺，是信主以前的戀愛經歷裡沒有的——這是在主裡面的感動和相互吸引的感覺。彼此相契的愛，在我們中間無聲地潛滋暗長。

八

L 返美了。

幾天過去了，他連個報平安的電話也沒有給我打。我開始疑惑：是不是自己搞錯了？當我禱告和求問主的時候，聖靈把《萬福泉源歌》和《我心尊主為大》這 2 首詩歌，放在我心裡。主問我：“你信賴我嗎？”“主啊，你是萬福泉源，你給予孩子的，超過孩子所求所想，我豈能不信賴你呢？”

主又問我：“你願意謙卑順服嗎？”“主啊，我願意，我信你過去所做的美好一切，你以後也必如此。求你幫助我不看環境，單單抓住你的應許，感謝你將成就的一切。

“求你給我信心為你而戰，配合你使 L 弟兄成為基督精兵，放下心中一切纏累。求你保守我勿入

迷惑和私慾，保守我清潔地等候，讓我配得你裡面最美好的婚約。求你教導我如何為 L 弟兄禱告，如何繼續守候在你腳前。”

我向主坦白：主啊，我喜歡這位弟兄，求你親自成全。

很奇怪，第二天下午，就接到 L 打來的電話——這是他第一次給家人以外的人撥越洋電話。他說，他回去之後，忙著交一份作業，所以到今天才給我打電話。我們聊了很多，而且，把彼此心裡的真實感動，都坦然傾訴了（後來 L 告訴我，打完這通電話的第二天，他在路上開車的時候，雖然車窗外是傾盆大雨，他心裡卻享受著從未有過的平安和甘甜）。

我們開始每天都通電話。我們在電話裡一起禱告，也求主藉著雙方父母、教會的屬靈長輩給我們印證。

因為我和 L 認識的過程有些特別，我的教會的長輩和弟兄姊妹覺得有些不安。但是，經過一段時間禱告，不安都消除了。各方面的印證，使我們越來越有確據。大約一個月之後，我們就在上帝面前訂立了婚約。

我在主面前感恩：主啊，感謝你陪伴我走過的無數個黑夜，感謝你無數次傾聽我的嘵嘵細語，感謝你用你最溫柔的愛，小心地雕琢著不可愛的我……我願意用我的一生服事 L 弟兄，做他最好的幫助者，使我們的婚姻成為你榮耀的器皿、榮美的見證！求你保守我們在一切的事情上尊你為大，行你眼中看為正的事……

2007 年 7 月 17 日，在教會弟兄姊妹愛心的幫助下，我和 L 攜手步入了婚禮的盟約。

九

上帝開路，我拿到美國 2 所大學的訪問邀請，得以在博士後期間，赴美與 L 團聚。

轉眼 5 年半過去了，L 和我都在婚姻的歷練裡成長了許多。在訂立婚約和邁入婚姻的時候，我們非常有信心和確據：是上帝配合了我們，彼此是最最契合的。然而，當蜜月期過去、家庭生活成為現實之後，我們也經歷了很多困難和掙扎的日子。記得結婚 3 年之後，在弟兄姊妹的一個“告別單身派對”上，我說出了這樣的話：我怎麼覺得，結婚 3 年經歷的，比婚前 30 年還多？

呵呵，親愛的弟兄姊妹，真愛都要經過寒冬的考驗，風霜雪雨能造就出真愛。上帝藉著婚姻，來

破碎我們的老我。他對婚姻的要求是：丈夫要愛妻子，如同基督愛教會，為教會捨己；妻子當順服丈夫，如同教會順服基督（參《弗》5：22-25）。無論是捨命，還是順服，對於我們這些天生自我中心、爭強好勝的人，都是多麼不容易！

現在的我，愈加明白，為什麼上帝要我在婚前等候和禱告那麼久——

談妮 攝

因為，將我這個個性很強的生命，陶造成經得起婚姻考驗的粗坯，需要多少功夫！難怪有一位傳道人說，那些有獨身恩賜的姊妹，是生命裡不需要經過婚姻的煉爐，就能有珍珠、寶石的人。

無論結婚，還是獨身，上帝的美意，都是讓我們身上多一點耶穌的榮美。誰能在被傷害、出賣、凌辱時，依然活出完全饒恕的溫柔和愛呢？唯有主耶穌。若我們有了主耶穌的愛，就擁有了源源不斷的力量，去面對婚姻、家庭裡一切的困難。

雖然才結婚 5 年半，我已經豐富品嚐到恩典的滋味。我有信心面對婚姻之路，我確信靠著祂，我的生命可以永遠只冒甜水——雖有苦境卻嘗不出苦味，雖歷風雪，卻不留下寒冬的痕跡。 ◆

作者為法學博士。

先生 Mr. [] 女士 Ms. []
 中文姓名: _____
 英文姓名: _____
 (Last Name) (M) (First Name)

地址 (Mailing Address): _____
 City _____ State _____ Zip code _____
 Country _____ 電話 Tel: _____
 電子郵址 Email: _____

若以上是新地址，請附舊地址於下：

※ 我願索閱 (我是 [] 新訂戶 [] 續訂戶)
 《海外校園》雙月刊 份數 _____
 《舉目》雙月刊 份數 _____

※ 我願為下列事工奉獻
 經常費 \$ _____
 福音事工 (《海外校園》雜誌、愛爾咕電刊、愛看網、愛問網) \$ _____
 造就事工 (《舉目》雜誌、建造教會領袖事工、校園 & 海歸事工) \$ _____
 網路教學事工 \$ _____
 其它事工 (_____) \$ _____
 同工生活費 (為 _____) \$ _____

OCM reserves the right to reallocate funds to where the ministries are most needed.

※ 奉獻方式 (美國地區可獲免稅收據)
 網上奉獻 (oc.org/donation)
 美金支票 (抬頭請寫 OCM)
 其他貨幣支票 (抬頭請寫各國代理處)
 信用卡 (Visa or MasterCard only)
 卡號 Card Number: _____ 持卡人 Card Holder: _____
 到期日 Expiration Date: _____ / _____ (Month/Year)
 簽名 Signature: _____
 信用卡地址 Billing Address: _____

電話 Tel: _____ 金額 Amount: US\$ _____
 此奉獻為 [] 一次性 [] 按月領取 [] 按季領取 [] 按年領取;
 從 _____ 年 _____ 月起, 至 _____ 年 _____ 月止。

本機構經費全來自基督徒的奉獻。歡迎您按個人能力參與支持：
 《舉目》雜誌一年 6 期，美國本土 24 美元，其他地區 36 美元；《海外校園》雜誌亦同。也歡迎按心中感動，為上項其他事工奉獻。

- 美國海外校園機構：OCM Tel: (310) 328-8200 Fax: (310) 328-8207
1753 Cabrillo Ave., Torrance, CA 90501, USA.
- 加拿大代理處：CCCF (加拿大校園福音團契) Tel/Fax: (416) 496-8623
Suite 718, 5863 Leslie St, Toronto, ON M2H 1J8, Canada
- 紐西蘭代理處：Overseas Campus New Zealand
P.O. Box 26249, Epsom, Auckland 1344, New Zealand. Tel: (09) 833-6382
- 澳洲代理處：OCCCM Hua En Tang Western Church (墨爾本海外華人基督教會西區華恩堂)
69 Aldinga St., Blackburn South, Victoria 3130, Australia. Tel: (03) 9899-7933
- 英國代理處：Chinese Overseas Christian Mission (基督教華僑佈道會)
2 Padstow Ave., Fishermead, Milton Keynes, MK6 2ES. United Kingdom.
Tel: (0) 1908-234-100 Fax: (0) 1908-234-200
- 法國代理處：Mr. Huang, Weier (黃璋珺) Tel: (06) 21227384
1 Rue d'hauteville, Paris, 75010, France.
- 德國代理處：Mrs. Shen Hua Zhang (張申華) Tel: 0049-951-3028052
Postfach 11 03 11, 96031 Bamberg, Germany.
- 新加坡代理處：Singapore Every Home Crusade Co. Ltd (新加坡逐家文字佈道會)
No.8, Lorong 27A Geylang Road, #02-04 Guilin Building, Singapore 388106
Tel: 6744-7355 Fax: 6744-7266
- 香港代理處：Virtue & Wisdom Link Limited, (德慧文化圖書有限公司)
Flat B, 2/F., Wing Kwai Factory Building, 2-8 Wang Wo Tsai Street, Tsuen Wan, N. T., Hong Kong.
Tel: 2407-4000 Fax: 2407-4111

親愛的讀者：

2013年《舉目》雜誌將繼續作為一個提供論壇、信息、交流、報導的深度平臺，以建造海內外事奉者，以基督為中心的世界觀、價值觀和教會觀。

在主題設計上，我們將集中於“跨出教會的牆”之系列研討，歡迎讀者根據以下要點投稿（每篇以2300字為準）：

1. BH59 跨出教會的牆？

“所以，你們要去……”（《太》28：19）

教會有牆嗎？跨出教會的牆是危險的嗎？聖、俗如何分野？教會需要影響文化嗎？針對社會世俗化和非基化的傾向，基督徒如何應對？

（已截稿）

2. BH60 職場也能事奉上帝嗎？

“所以，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，就當求在上面的事。”（《西》3：1）

在工作上是否只有傳福音、作見證才是事奉上帝？工作狂榮耀上帝嗎？如果老闆要我週末常常加班，怎麼辦？

（已截稿）

3. BH61 基督徒應該關心政治嗎？

“希西家王和亞摩斯的兒子先知以賽亞因此禱告，向天呼求。”（《代下》32：20）

在政治上積極是否合乎聖經？基督徒與政黨的關係？教會與政治應完全切割嗎？如何對待不同政治立場的基督徒？

（已截稿）

4. BH62 參與關懷容易嗎？

“不可摘盡葡萄園的果子，也不可拾取葡萄園所掉的果子；要留給窮人和寄居的。我是耶和華——你們的上帝。”

（《利》19：10）

社會關懷與社會福音的異同？社會救濟是否縱容懶惰？基督徒可以與其它宗教團體合作，照顧弱勢族群，或為之爭取福利嗎？

（已截稿）

5. BH63 追求公義實際嗎？

“……只要你行公義，好憐憫，存謙卑的心，與你的上帝同行。”（《彌》6：8）

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，是否合乎聖經公義的原則？權貴資本主義，是否合乎公義的原則？華爾街需要更多、還是更少的監督？如果職場上或社區裡有不公義、不公平的現象，基督徒應如何處理？

（已截稿）

6. BH64 環境保護有救嗎？

“神就賜福給他們，又對他們說：要生養衆多，遍滿地面，治理這地……”（《創》1：28）

環保是專業問題、政治利益還是上帝旨意？這個世界本來就是漸漸敗壞的嗎？對保護環境，基督徒該做些什麼？在主日講壇討論環保，是否是錯誤的？參與環境保護，有何試探或誘惑？

截稿：2013/7/1

非主題文章的投稿，以及圖片、短文（不超過450字），只要是能發人深省、激勵成長，或幽默，或嚴肅，都是我們長期徵稿的範圍。

來稿請寄：editorial@oc.org。

被拿的婦人 · 聖殿所羅門廊下

張子翎

揪住的頭髮

任由文士和法利賽人扯了
且飛散在所羅門的廊下

清晨的日光無端刺痛

浮腫的雙目，剝落
昨夜敷上的脂粉，廉價的春夢

一夜偷情換來什麼？所謂
相好的，我瞄到你跟在偷窺者背後
撿起石頭，起哄、暴謔

正遇著耶穌。啊文士法利賽人手握
所謂的摩西律法，叫我站在當中：
“你說該把她怎麼樣呢？”

清晨的日光注視彎著腰
用指頭在地上畫字的耶穌；
不住地盤問的，他們

“誰是沒有罪的，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”
直起腰來的耶穌說完，又彎著腰
又用指頭在地上畫字……

都出去了。一個一個的
踩著所羅門廊柱的影子
從老，到少

清晨的日光驅散
夢靨。刺痛之後赦罪的
淚水汨汨，汨汨湧出……

註：取自《約》8：1-11

作者來自臺灣，現在波士頓一華人教會牧會。



Horace Pippin (1888-1949) 在 1941 年的作品“行淫的婦人” (The Woman Taken In Adultery)。這是美國最有名的非洲裔、沒有任何畫廊支持的獨立畫家。他只有初中文化，未受過正式繪畫訓練，且因二次大戰而成殘疾。這幅“行淫的婦人”是他第一幅賣出去的畫，買主為 Bill and Camille Cosby。當初此畫曾遭人非議，因為在“精英階層”幾乎清一色以白人為主導的時代，他竟然將耶穌畫成一名有色人種，站在一群白種人中，十分耐人尋味。

跟隨基督——以上帝為中心的世界觀、價值觀和生活方式。

1. 脫離人本、進化、自我的世界觀，認識“萬有是本於祂、依靠祂、歸於祂”。
2. 脫離“以價定值”的價值觀，建立“愛神所愛、惡神所惡”的判斷標準。
3. 脫離世俗、虛華的生活方式，追求真實、豐盛的生命。



舉目 雜誌 BEHOLD

海外校園機構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, Inc.

1753 Cabrillo Ave. Torrance, CA90501, U.S.A.

Tel: (310) 328-8200, Fax: (310) 328-8207

Website: <http://behold.oc.org> ([海外校園機構]: www.oc.org)

Email: info@oc.org

訂戶變更地址，請立即通知本刊。